

宣講福報

卷四

元錦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55
4



宣講福報卷四

駕破舟

本朝咸豐三年廣西省思恩府太平縣朱家村有一人姓朱名天成家亦富裕娶妻王氏夫妻甚是相得兼之喜行善事所生一子名之貴才三歲天成染病身亡只王氏在堂朝夕撫養之貴聘媳李氏名蘭英及之貴成人將蘭英接過門來極其賢淑事姑以孝事夫以敬過門方一年不料丈夫之貴偶染寒疾而死可憐王氏氣死在地李氏見孀孀情形亦氣死在地片時方醒哭道天明想奴自過朱門未見公公之面只望丈夫終身誰知丈夫又死上有老母恰似夕山之陽下無兒女如同離羣之鴈叫奴怎延歲月不

F0155-14

如隨夫一死言畢欲撞死幸族親扯住勸道你婆媳何必性急已死不能復生必要殯殮安葬才是於是安葬已畢後有兩月李氏產生一子取名丁元奈斯時王氏業已雙目失明手病無力王氏雖然目不能視丁元手不能撫丁元而心中覺喜禮祀不斬婆媳有靠這也不題且說伊家無人理料凡大小事務並交與雇工崔忠正支持但言崔忠正自幼帮朱天成多年忠厚為人銀錢不私用一文此人實在可托又有一雇工名屈老二此人奸巧非常不題時咸豐二年長髮賊造反三年竄入廣西省搶州奪縣甚是猖獗及到思恩府將近太平縣崔忠正打聽實信急回家來叫少主收拾衣物等件又取銀三錠交與屈二在河下佃船一隻崔忠正到主母言道賊匪尚遠不必着忙前王某短撥銀子二百約我

今日去掣我去掣回才安可憐王氏兩目失明兩手又痛聞賊兵甚近嚇得無計可施便喊道媳婦兒呀快來我婆媳怎麼得活扯住李氏放聲大哭詞哭一聲媳婦兒怎樣開交不由我為婆的兩泪嚎啕婆婆呀不必啼哭賊風還遠不料得我的兒去世得早丟下了丁元兒點點而高望欠幸有丁元孫兒可憐我瞎起眼摩路不倒可憐我病起手飯不能例這是毛病也是不能明手不能動多蒙得媳婦兒頗盡孝道喂茶飯洗衣裳概不辭勞該當事奉婆婆的只想是享太平豐年同兆生憂患死安樂不枉徒勞又誰知賊兵起四路反造那一年得太平怎樣開交何的媳婦兒呀這媳婦兒聽得方圍人大喊小叫駭得我年邁人戰戰條條媳婦兒呀這媳婦兒聽得方圍人大喊怎麼不嚇媳婦兒快打個

主意才好。為媳的也嚇倒若不然怕的是有命難逃。可惜我田和地不得種了。可惜我好房屋。一定會燒。我此時田地房屋不丟也要丟了。難捨錢與銀。牛合馬都不要了。惟有我丁元孫。乖乖兒曹。的也要捨了。怕只怕遇賊子。躲之不倒。怕只怕斷絕了。朱氏根苗。保重怕只怕遇賊子。躲之不倒。怕只怕斷絕了。朱氏根苗。公死你兒小。婆婆一心苦守節。我只得跪塵埃。對天禱告。天呀保佑我。一家人性命脫逃。李氏聽婆婆言。亦痛哭不止。只聽得鄰人喊道。不好了。賊兵要到了。李氏喊道。婆婆快逃。快逃。王氏道。媳婦兒呀。我眼目不看見。怎麼走得。李氏。慌忙之間。想道。欲把婆婆指起。走丟了。元在家。朱家又只有一根苗。想指了元走。丟婆婆。在家則為不孝。罷罷不如指婆婆逃生。捨了元。以憑他的造化便。

取帶子。一根將王氏指起。丁元一見。媽指婆婆。喊道。媽呀。媽。我也要去。手將李氏衣角扯住。不放。李氏聽得賊呼之聲。兒哪。非是為娘忍心。丟你。奈何賊勢來急。婆婆眼目不見。你叫娘怎麼做法。好兒。你放手。我把婆婆指去了。又來指你。兒死。不放手。走。又走不脫。只得將腳帶解下。不得已。把丁元。腳手細放在地。指婆婆而逃。來至河邊。只料屈二將船辦齊。誰知屈二起了歹意。挈銀逃了。李氏在河邊等了一陣。並無船隻來接。只聽得喊聲漸近。心中着忙。正在無路。忽見一老翁。撐隻小船。飄蕩而來。李氏急喊道。老翁。快來渡我。老翁將船撐攏。李氏一見。是隻濫船。言道。你那船怎麼坐得。老翁道。我這船架了二萬多年。都是濫的。豈止渡你二人。還要渡許

多的人嘞，不怕不怕。李氏無奈，將婆娰指上船，放在濫倉下坐倒。不題。再言崔忠正收銀回家，老幼主母不見，只有丁元一人，脚手絆住，在堦簷上啼哭。崔忠正道：「少東人然何在啼哭？婆娰與你媽走那里去了？」丁元言：「媽指婆娰走了。」崔大便指丁元而逃，來至河邊，並不見船與屈二。只見破船一隻，船頭坐一老翁，在睡覺。崔大一喊老翁醒來說道：「上船就上船，喊甚麼？」崔大道：「這船希濫，怎坐得人？」老翁道：「我這船二萬多年，不管坐了幾多人，把你又坐不得。」崔大上船，至倉下一看，才是老幼主母。李氏見崔大與丁元一家團圓，就催開船。老翁道：「莫忙，還要等一二奇人。」此時無事，待愚老唱一唱歌詞，閒淡閒淡。崔大道：「你這老翁，怕有點癲瘋。」此時賊匪

逼近，尙說無事，還有心唱歌哦。老翁道：「此時還無有反賊，我還未聽見講呢。」崔大道：「你才算得個大意人，快開快開。」老幼主母俱催開船。老翁道：「你們要忙，你去上你屈二的船。」崔大道：「屈二，你會過在那里？」老翁道：「屈二帶了三錠銀，是三錠銀，不錯不錯他逃走多時了。若要會他，異日除非在路邊閒語休題。你四人穩坐，謹防船縫落一個下水去好，坐定莫怕聽愚老唱來。」詠天地循環景物新，木也向榮花也向榮。漁樵耕讀誰湊興，一半歌聲一半鳥聲。堪嘆惡類不回頭，心悖却天倫。不敦天倫，嫖賭嚼搖亂糊行，不異獸禽，真是獸禽。那嫖賭嚼搖，算甚麼人。犯上作亂反逞能，其名是人，其實非人。奸詐機巧害平民，惡氣薰蒸，戾氣薰蒸，明瞞暗騙，任性情。天理何存，良心何存。

船翁就是多了這層人惱怒上皇大空嗔當降甘霖不降甘霖釀成洪災非一等五劫已臨八難齊臨干戈擾攘亂紛紛彼不安寧此不安寧魔王一到肆克橫殺人盈野殺人盈城血流成渠尸成林官多絕種民多絕根男女逃逃走如雲妻也離分子也離分船翁老人家看者個世道如此又怎麼逃生法呢如世人只知貪錢銀田地何存房屋何存平日化戒他不信不想活生焉能逃生此時報應一齊臨追悔不能改過不能饑饉瘟疫共入門專收精伶多取精伶船翁者世道要法為高呢世人從此修善因縱受苦辛莫辭苦辛愛親信友和弟兄救難濟貧恤孤憐貧勤興宣講誦聖經先修其身反求諸身船翁所歌這些好善事人能遵行豈不可以格天心嗎皇天無親善是親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打馬

各自避前程。越此光陰莫負光陰。好你者歌可聽怕賊匪何怕賊子太過甚。只取惡人。揣收惡人。倘盡忠孝節義等人也。欽尊鬼也。欽尊賊匪一望而生驚。災不及身。害不及身。一段俗語勸眾姓。言之諄諄。誨爾諄諄。人人為善免劫臨。定然太平。永享太平。唱畢。崔正道快開船舟。老翁大聲喊道。你二人快來快來。開船了。此時來了一個莫鼻孔的婦人。一個背舵的老人。上了船。老翁言你們將眼緊閉。把耳按倒。於是開船。不知向何方而去。又說屈二拐銀逃走。又想主家銀子甚廣。急轉主家開窖偷竊。被賊圍住。殺死在路。此不忠之報。再說此時船已攏了。觀音灘。船翁將船靠着。問道。你們帶得有米糧否。崔正答道。被賊迫急。那還帶得有米糧。船翁

道你幾人暫在船中待愚老上岸辦米糧來於是去了眾人在船上等至挨黑船翁未至崔正順手一摩才是一套火連將火燃起一照船上油鹽米柴件件俱齊此事甚奇忽又檢得紙一塊上面有字跡詩句崔正唸道天降大劫把民收有莫喜來無莫愁忘八之子難赦宥忠孝節義一齊留太白仙題眾人才知是太白仙打救上了仙船眾人齊跪叩謝拜畢上岸至觀音廟住札無事之時崔正言及前詩句內有忠孝節義一齊留之語我們幾人相議誰忠誰孝誰節誰義四字全否眾未開言王氏接口道待我來議崔大哥你在我家帮了三輩人未改初心豈不是忠眾答果算得是忠這孝字王王氏道我李氏媳與我兒婚配年餘兒已死了他立志守節

事奉老身我兩眼失明飲食他親手奉之我兩手癩起飲食他親手喂之多年來未生一點嫌賤心想前被賊棄兒指我而逃看不是孝果然真孝這節字又是誰那舵老指那婦人道這割鼻剪髮的可算得節眾人道少嫂嫂將割鼻剪髮情由說來大眾一聽婦人道眾位聽我訴來詞眾人息言細聽話細聽陳氏說根芽我的婆婆本姓夏居住就在石牛凹奴的丈夫夏德化年方二九染黃沙李氏媳云你的命也苦跟我的一樣大哥大嫂多奸詐估住為奴嫁二家是我立志要守寡定計劃鼻剪頭髮哥嫂見我不肯嫁打在磨房把磨挪李氏又云依你者樣說來比我馮老見奴力不大暗地帮挪受楸碓賊臨兒嫂各逃罷命還苦些馮伯帶奴走天涯眾位我的苦楚實不假你看慘煞不慘煞訴

畢眾又言道夏嫂割鼻剪髮都不改嫁本是貞節這義字嘞哦馮

大爺將你平生之事言來馮老道眾位請聽詞愚老一言直告稟

尊聲眾位聽分明一生不會把錢拚未能趨積將家興論我田地

有幾分盡行賣完未留存眾云你該存留只因妻子早喪命未娶

繼室無兒孫人生在世如泡影看穿世界淡錢銀你將錢銀用完

見人窮迫家計窘即周穀米與錢文家內又養人幾等鰥寡孤獨

合孤丁施棺捨藥醫人病全人婚姻免離分看你人到不很才是

凡遇好事不慳吝忘已濟人自受貧你受貧也失貧而又老無悔

恨萬善橋邊以營生你在萬善橋編草為鞋把日混隨人給錢不

爭論者也還忽來書生過橋徑德化夏君是他名見我老邁生惻

隱叫到他家過終身這夏德化莫非就是陳大姐的不幸恩人把

命殞他的哥嫂太不仁他可憐好人命不長逼住陳氏另出姓陳氏

不肯磨他身他哥嫂磨這位陳大百端周旋方用盡陳氏死裡才

逃生本也皂孽形不幸賊匪又來境保他逃命遇救星全人節操

是正分稍報德化養老恩吐盡實情未藏隱說與眾位得知情

眾人道馮老平生行事如此真算得善人義士我們幾人大大有

緣忠孝節義兼備該叨神天默佑崔大與馮老大殿閒遊見粉壁

上有詩二首吟云須彌山上一隻船神仙留下濟凡間急早回

頭登彼岸努力為善格蒼天云不渡無緣渡有緣世人急早存心

田善者且得慈航上惡類難逃末劫年○此詩亦仙人所題過了

數日仍乘破舟自己撐過河，在岸上住札，命崔大馮老回鄉探聽賊情，並看房屋在否。來在原郡一望，均未毀壞一物。見路旁有一死尸，崔大下細一看，才是屈二被賊殺了，已在腐朽生蛆。正應船翁路邊之言，二人轉來，接王李陳氏一同歸家。王氏遂留陳氏要了月餘，才叫馮老來在石牛凹，見房屋依然猶存，哥嫂被賊擄去，查無音信。心田不好者若此，於是陳氏回家，抱族姪以接丈夫香烟，後定享高壽，死必入節孝祠。從此案看來，行好事人，天未嘗虧負。倘逢大劫一到，自有神人暗中保護。此是眼前之事，諒必朱丁元與陳氏所抱之子，後必有幾步功名。崔忠正與馮老，生能為好人，死必成神。李氏之孝，陳氏之節，必旌表流芳，名標千秋。孰是孰非，人可不審所從哉。

濫磁鏹

安徽省太和州，一人姓李，名儀，父名李文玉，母江氏。不料父亡母寡，家道寒微，在方境中排難解紛，定索錢文以養家口。其妻王氏，甚是賢淑，年三十尚無子，遂勸夫莫要弄人冤枉錢，做些好事。李儀亦聽妻勸，不要人錢，是事問得心過。那年三十晚，家中錢米俱無，日食難度。至晌午後，李儀空手歸家。王氏問道：夫君呀，今天是三十家家講團年，你我都淡，上有老母，如何是好？儀說前頭我與人管事，道有錢用，你又勸我莫要錢。此時一文都沒得有，妻夫君不必着急，妻娘屋賠嫁有磁鏹一對。此時天色尚早，何不措進城去。

賣得幾百錢，也好割點肉，打點酒，與婆婆過年。於是李儀便搯磁鏝進城去賣，並無人買。各位你想要過年了，趕場都散得早，不是愛期頭的人，有幾個肯買怪東西。這李儀賣了一陣，就來了一個發財人名張成文，平素極刻薄，人家說救人須救急，時無他說。趁人踩倒火屎，要水交好，買起首。凡與窮苦人貿易，總想占期頭，毫不念人家皂孽，是淡泊的家族親朋，想要叨他的光，一點都莫有。有錢又不肯借貸，若是借出去，就要追得人家過不成年，都要收回來放倒。是日在街收賬，遇着李儀在街賣磁鏝，他想這必是沒得錢過年才賣的，就牽倒買。三番兩次，只出四百錢。列位，想人到賣嫁奩東西過年，這是何等景況，都忍心牽倒，還有那宗忍不得。

心。這李儀不得已，意思只要五百錢也賣。張成文總牽倒不出，忽又來一人，姓蔣名多化，是個不好之人。平常人家有事，不論好歹，都要鑽攤去擢吓子，人就呼他爲蔣幹。此時便走來，叫一聲張大爺，我總成你一件好事。張說是麼好事，有不有起首的。蔣有個敗家子陳三，三輪濫了人家，逼倒要錢，託我與他當田。此事你有緣，況田也挨倒你的。那知張成文才不要，仍在買鏝。蔣幹一手挪起就走了。此時李儀想道：啞，蔣先生君子有成人之美，我與你對門對戶，你不作中得淡，把我買主挪起走了，我豈依你的。忽又回心，想道：噯，三十夜了，他不買，未必就無人買。看看天色將晚，不得已將鏝抱回家去，走在路上，不覺踢倒一石頭，撲扒一交，把鏝打得碎。

濫守倒鑊子想這情景就大哭起來歌眼見鑊子打破濫怎不叫

人泪漣漣想起我的命運蹇家中並無米合鹽街上看見說李大

事哭味子今天就是三十晚可憐莫得一文錢磁鑊拿街把錢換

買米割肉過殘年你這個磁鑊就全未遇着人來買嗎看倒賣成遇蔣幹打脫生意

好慘然無人承買回家院撲扒一撮光圈圈眾人又說就不賣此鑊年也要過去的嗎

夫妻不過年還淡家有老母六十三在家諒必眼望斷望我回家

才過年此事怎能回家轉不由我不泪難乾依你者樣說蔣幹就大大不是他做

此事該命短我不找他心不甘眾人說哭也枉然你各回去免得屋裡望李儀收泪回

家而去他母與妻子專望回家團年誰知李儀空手而歸他妻土

氏便問道夫君鑊子咧儀莫說鑊子妻你拿起磁鑊去賣到的賣

了未賣李儀才將原由一一說明他母親聞知就息氣嘆云歌嘆

一聲我家人好苦的命別家人在過年開開紛紛或殺猪或宰羊

尚且不論又打粍又買糖又把魚稱我屋裡吃稀飯尚且斷囤想

要像有錢人萬萬不能今日裡賣磁鑊主意打盡誰知道遇蔣幹

生意不成未必是點兒的正走梅運亦或是折了福才到於今話

這李儀聽得母親這樣嘆氣抽身便跑妻夫君何往儀我要去找

蔣幹妻看倒三十夜來了各人忍吓氣儀你光只講忍氣看我們

這年怎麼過法妻時才妻的媽命人送了點酒肉合米來妻弄與

嫂嫂吃了尚跟夫君留得有管現端來吃於是李儀才未去王氏

即去弄酒茶來這李儀酒上三巡忽然想起蔣幹棹上就是一搥

言道唉我是愚不過又爬起跑了。他妻隨後趕至中途苦言相勸。說道夫君哪忍得一時之氣能免百日之憂何必這樣性急。儀平日得淡殊不知是為過年的事你叫我怎忍得下去。妻也領忍你未必昧聽見忍氣歌。儀我未聽見。妻我還記得幾句你轉去路走我唄跟你聽於是邊走邊唄。歌男婦們聽我說氣最壞事常忍着萬善皆由能忍積萬惡多因不忍作。發氣是常事怎麼能忍就是善不忍就任氣人無容受要盡孝道不能夠父母公婆責備他他便是惡黑臉相爭鬪。這是為兒媳的在父母前原發不得氣任氣人多拌橫要盡友恭也不能弟兄妯娌有不是便要見盡論輸贏。這是弟兄妯娌之間只論情不論理道也是的任氣人愛懷忿夫道妻道也難盡些微小事起爭端過後還要記仇

恨原是夫倡婦隨那有記仇恨的或妻有不是丈夫間或發氣未必丈夫有不是妻敢任氣不成任氣人性子陡難和鄉鄰與親友有點事情得罪他便絕情義不行走。古言說弟里欺鄰里不和盜賊欺鄰黨親戚朋友都要和才好任氣人不耐煩教他行善必畏難若遇人家相毀謗便把善事丟一邊。道吾善者是吾賊道吾惡者是吾師我做我的善事管他毀也好謗也好任氣人少慈良教他涵養莫猖狂無事之時也還可氣來便要逞豪強。這也算不得有涵養要有事無事都是一樣才好任氣人度量小凡百事見忍不倒一心只想把氣出那管後來好不好。人要想到後來利害就當忍怎麼還想出氣好比那兩虎鬪必有一虎不能救世人鬪打也如此打出禍來纔好。俗言說相打無好手那有兩個不設如我打傷人我要抵命問相傷的既是要傷怎麼不惡氣斬刑身也亡來家也敗父母妻兒各自分。打死人要填命怎不家敗人亡就命你

不打架光徒吵鬧換倒罵你快連來我快媽這般惡言罪也大家
惹些事拿娘老子看起來任氣人沒得一點好事情居家任氣家
去貼背怎麼無罪必敗處世任氣禍必生這樣說來忍氣道就有人把你刁你不信
他才為高激你終是害了你禍來還要自開消那時各人有事各
笑裡好說你講是人要罵耳莫聽口裝啞吧莫答應越罵我來不
他叫你去做的張他罵陣自然沒得興於今人莫說罵他不答應就人要打我走
開退避一時免招災過後託人去講好天大事兒也下台座世人
他他偏不怕他豈肯託人來講好嗎如今人不思索他說忍讓是懦弱遇着人家相
欺他就要與人把孽角莫說是相欺他角孽就是有些說他欺我
偏不服他冒個火這種惡人不收拾二回又要來找我這想錯了
古人云饒

人不是癡漢殊不知忍氣人全在很處當留心正要忍人所難忍
何必收拾他若才算量大氣和平若要忍人所不忍容人越讓人功越多人越欺
我越造惡我有功德我享福何必角孽爭強弱要量大福才大看
將來忍氣好張公百忍無煩惱一忍萬禍皆消滅這是真話要記
倒話李儀夫婦邊走邊講路過一富翁陳大才門首那陳翁是個
好善樂施之人凡事無不與人曲全方團沾光的多得很他下手
有王大是個好賭之人平常見人年輕子弟就想方設計總要套
倒他頭年也借得有陳大才之錢十千陳大才家中有一雇工毛
娃子辭主回去過年陳大才便言道毛娃子你回去過王大門首
他去歲借我十吊錢本利未付你一便問吓毛娃子依主言問之

只有他妻龔氏是個不守婦道的聽外前有人喊便出來看毛你王大爺去年借我老板的錢或有有不有也當招呼聲龔氏見是問賬的就吵起來毛娃子見他吵起來就各自去了等王大回家他妻問道今日是那天王咬當真三十晚些一樣都沒得夫妻打個噉主意龔時才陳大爺打發他雇工毛娃子來要錢在此好吵王他吵噉龔他說你還不起錢就莫借那們又不去招呼叫你二世變牛變馬去還他各位你看這樣刁撥丈夫的是不是個好妻子那王大是個好氣之徒一聽此言便氣忿忿的吵道我去找他龔你找他無益不如依妻之言你走到他槽門外假粧去吊頸等你吊起妻隨後就來將你放下發財人是怕事的必要送酒肉合米

豈不是好按下不題再言陳翁之妻何氏是個好善婆婆先見翁叫毛娃子去王家討錢他想王大之妻是個惡婦那們三十夜還去問他意欲要講毛娃子又走了此時忽聽門外狗叫何氏便出槽門來看只見一男一婦邊走邊講挽手而行生怕是毛娃子與龔氏在角孽急忙上前一看才不是乃是李儀夫婦何氏也認得便問他是爲噉事李儀將賣磁罐的原由一一說與何氏聽何氏知他夫婦爲人好便拿些言勸倒又送他的酒肉米外又提錢一吊叫他拿回過年李儀夫婦謝恩而歸那王大依妻之言來在陳家槽門外像醉酒的樣吵鬧不堪何氏出門一看才是王大酒瘋子也不張他各把槽門閉了王大吵陣莫勁就把褲帶解下來心

想吊早了，妻子尚未來，又那個來解，左推右推，妻子該要來了，才找到槽門側邊，有根灣桐子樹，就把褲帶套起，再言王大妻子於王大出門後，見來一人，手提酒肉，一看王大老庚孫老公前與龔氏有姦，龔氏一見喜之不盡，將酒辦起，二人開酒而睡，竟把王大忘記了，那王大在桐子邊，將褲帶打個活套套，才把頸項鬆鬆套起，一等妻不來，二等妻不來，就掠倒樹子睡着了，不覺向左邊一倒，就是一個揪列位，那知吊頸才試不得一試，那褲帶遂將頸骨鎖緊了，下面又是坎，正是團魚掛壁，四腳無靠，當真吊死了。這王人暴氣聽妻刁使之報，按下不題，且說此時李儀夫婦在家言道：「人點水之恩，須當湧泉而報。」陳翁夫婦這樣待我得好，明日要去拜早年，於是五更天就來到陳家門首，尚未開門，不便喊得，就想在坎上去找個地頭，掠吓一攏桐子樹腳，見那黑聳聳的好，想各人跑了，這陳翁又是我的恩人，看倒他招一場禍事，未必都不與他消滅，在此思想一會，便解下來，又想既解下來，將尸首放在何處，躊躇之間，計上心來，哦，有了，蔣幹呀，你害得我過不成，年我拿點好事跟你拜年，就漫漫的將尸首措起，指在蔣家門首去，無有吊處，左右一看，才有樓梯一架，剛剛湊巧，乃是蔣幹三十晚貼對子，就把樓梯順在一邊，未收李儀上梯去，將他現褲帶套起，才措王大上去吊倒，仍轉陳家拜年去了，正是：閨門家中坐，禍

從天上落，這乃是蔣幹泡毛。平日愛幹脫人家好事之報，且說李儀到陳家拜年，陳翁便辦酒款待，飲至半酣，李儀想講，又是大初一，就神魂不定。陳翁窺他有心思，便問道：「李大哥，我看你莫有嘍事吧？」李就有事，是個大初一，也要好事才講。陳世間好事，忠合孝就是好事。李像你老人家，這們肯周濟人，即有不好事，都會成好事。陳翁見他話有因，就再三理問。李儀才說出，陳翁當下吃驚，想道人命關天，闕地此時，我道免脫禍。蔣幹又擻了罷罷，他既做了，不免將他留在我家，一則避他的嫌疑，二則事發作也好作我家的見証。就拿酒把李儀勸醉，才安他睡倒不題。再言王大老庚孫老公，不怕他巧於姦淫，天更巧於報施，他與龔氏睡倒，天將明之

時想道：「今天是初一，要早走了，好就起來走路。過蔣幹槽門脚，一看似乎是個人，問又未見答應，攏去一看，才是個吊頸鬼，啊，呌一聲就跑了。那蔣幹的雇工聽見起來，開門出去，就闖倒鬼，即轉去報蔣幹。蔣幹聞言，嚇得小衣都未穿，去看當真吊死個人。比時即命人去趕，看在此喊的是何人，一面命人去投團鄰，及把孫老公趕轉來看，才認得是他老庚。團鄰齊集看明，說道：「你既認是你老庚，權且當倒事，大事小，見官就了。且說王大妻子龔氏，天明起來，想道：「好悔完了，完了。昨天之事，竟自忘記了，未必是陳翁留他過年，管他也去看看。各位這樣的婦人，只知有野男子，連本丈夫都忘記了，看該不該死啲。等他出門半里，就聽見人言蔣家吊死個

人龔氏一想，莫是我夫君，急忙到蔣家去看，果然不錯，便放聲大哭道：「哭一聲我的夫為甚這樣模糊？」夫君叫你直往陳家去，然何在此就糊塗？龔氏尚未哭畢，眾人聽他題個陳家，就生疑，即嗔問他，他又不說，要他一同進城稟官。那太爺剛才行香回衙，房班朝賀畢，就來人喊冤，好點兒。彼時當堂就問蔣幹，說是龔氏移尸坐害，龔氏說小女子的丈夫去問他要錢，他不拿錢罷了，誰知反逼死他家望大老爺伸冤。蔣幹一口敵住，是移尸，現有他老庚孫老公可質。太爺又問孫老公，他說小人是路過關倒的，並不知情。官說：「然何別人又闖不倒，你過路這樣早，道是從那里來？」孫小人在王老庚屋拜年，官亡八的，你老庚業已吊死了，拜嘍年，你這

其中有弊，跟我打倒地就是一百。孫大老爺小人講囉。官從直說來，孫小人昨晚到他家，我老庚業已出外去了，只有他妻子在家。官既是只有他妻子，你就該各自回去，然何又在他家歇？明明你與他妻子有姦，才打主意支出去的，你還說你不知情。孫大老爺，小人錯了，不該在他家歇。官有嘍說的本州照例辦你，叫龔氏上來，你道與孫老公有不有姦？龔小女子無姦。官跟我打倒地也是一百，當下齒落血流，說道：「大老爺施恩，小女子招了。」官從直招來，龔也是我丈夫他不忍氣。官不忍氣又怎的？龔他該陳大才之錢十千，陳翁命人來問，他就吵要去找他，小女子說你找他無益，不如假粧去吊頸，他曉得必要打發些酒肉錢米，以好過年，誰知

他在蔣家就吊死了，官爲甚孫老公就在你家歇，龔是我丈夫去了，他才來辭年的小女子看見黑了，才留他歇，官這樣賤婦明明你約他來，才把你丈夫支起去了，雖不是謀夫，也不該刁夫滋痞，以致喪命，本州要以謀夫辦你，與我押下去，又問陳大才爲人好否，房班好，平日見急難必救，見貧寒必周，那是好得很的，官蔣幹爲人何如，房班此人武斷鄉曲，十案九有名，官叫蔣幹來大怒道：你平日爲人不好，罰錢三十千，交與團鄰，以作王大安葬，蔣大老爺是移尸，官管他移尸不移尸，總之善人的福，大惡人的禍，大小人的氣大，該因你愛刁撥闖奪，才遭此橫事，有噉話說，具結上來，却說那官一一判畢，把孫老公枷號一年，夜則收卡，後發牢瘟而

死，把龔氏辦成抵罪，秋審未擺死於監中，那蔣幹回來，憂氣勃勃，莫得錢用，就向愛期頭那張成文家去借錢，張成文一文不借，蔣幹就怒道：張牢頭，你要記得，後遂與一強盜言，叫他拿些東西賣與張成文，日後犯案，才有錢用，張成文愛買期頭，果跟那盜買了幾件衣服，不久犯案，牽連出來，一場官司，用脫幾百串，正是買倒，相因柴燒破夾底鍋，可憐他的錢是命，竟自憂氣而死，此乃刻薄人，牽着人家買期頭之報，再說李儀在陳家躲藏，陳翁聽得此事了結，二人無事，就重重提拔李儀，後成大富，廣行好事，其子亦貴，其妻王氏享壽八十六，無疾而終，從這案看來，李儀之妻賢淑，能勸夫忍氣，就得富得貴，又享高壽，王大之妻姦淫，刁夫爲惡，竟夫

婦皆死於非命，陳大才好，周濟貧寒，亦逢凶化吉。張成文愛奪買相，因就憂氣廢命，真真天理昭彰，毫髮不爽。孰是孰非，人各擇其善者從之可。

蘿葡頂

康熙年間，河南省南陽縣一人陳朝善，妻張氏，家資饒裕，好善濟人。夫婦和睦，年進三十，尚無子嗣。自思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於是對天誓願，捨藥施茶，戒殺放生，廣施棺木，曲全貧困，久行不息。至四十歲，張氏始生一子，乳名福保。將及一歲，媒人吳正安作合，近鄰黃大富公女秀英，結為姻親。歲時伏腊，年頭歲節，無不拜賀。豈知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朝善病故，沒為江西縣城隍。張

氏見夫死，痛泣氣絕數次，以禮安葬，守節撫孤，廣培善功。誰知命途多舛，好事多磨。又連三載乾旱，顆粒無收，將田地出售，單留坐場。田價穀米均濟貧困，正是光陰易混，日如梭。其子福保，有了七歲，張氏想起先年家好，苦無兒子，於今有子，又莫銀錢，欲送子讀書。錢米艱難，到不如送在舅名下學習木匠，亦可以掙錢。擇日交跟舅父，未得幾年，樣樣精通，手藝過人。斯時福保有了十六歲，張氏想到男大婚配，請媒人商議。吳正安於正月初四日同福保去黃家拜年，言其定期。殊知黃大富早有嫌貧愛富之心，今見媒人女婿來家，大不歡喜，談及迎親，不好推卻，假言隨便。媒與福保午後歸家，大富入內，將女秀英呼至面前，說道：兒呀，你命苦，今

日陳木匠來拜年，媒人言說：今歲定期，接見過門。兒哪，想你大姐，是個文學，二姐夫是個武庠，都家廂好，爲父放心。惟有你的姐夫，是個木匠，說起來，聲名都不好聽。依爲父主意，與你把這門姻親退了，另選高門。秀英曰：父親之言，差矣。兒幼讀詩書，頗知大義。三從四德，常常體貼。女子從一而終，既許陳門，生是陳家人，死是陳家鬼。要女兒改嫁，萬萬不能。父命你雖曰在家從父，但順可從，逆不可從。要兒退婚，有死而已。黃大富見女不從，大怒，欲加責打。秀英視父發氣，只得跪地勸曰：誣秀英跪地淚如梭，爹爹息怒聽兒說。女蒙父母生養我，劬勞恩德如山河。乳哺漿洗與纏裹，痘痲閑煞受折磨。把兒帶成人一個，選擇人戶結絲羅。若得富豪人稱

賀，卽君聰俊早登科。兒的終身才得過，父母心中快樂多。誰知前世多罪過，今生不能落福窩。父親欲把婚姻破，陳家貧窮莫奈何。學習木匠也不錯，衣食不缺可過活。退婚事有三不可。爹爹寬懷聽兒說。曰：年幼女子，知道甚麼三不可。你講。曰：爹爹豈不聞對聯有云：良緣由夙締，佳偶自天成。故姻緣匹配事，非偶然。原是從五百年前結下來的，所以赤繩繫足，雖仇敵亦必成婚。若或夙世無緣，縱心願亦難作合。爹爹呀，兒旣與陳卽作合，豈可逆天以退婚嗎。父罵小了頭，爲父主意已定，休得糊言。晦爹爹萬事皆由天定過，豈可逆天由人作。兒的姻緣天定安，赤繩繫足諒不訛。那個逆天有結果，那個退婚有下落。生是陳家人一個，死是陳家一鬼魔。爹

多何必用心錯。逆天行事遭禍多。敗天下退婚。豈止我一人。陳家貧寒如此。看你怎麼過活終身。英爹爹呀。又道是好兒不得爺田地。好女不穿嫁奩衣。至於富貴貧賤。各有命存焉。若是聽天安命。貧賤也會富貴。白頭偕老。其日甚長。陳郎身為木匠。此時貧窮。目下光景何足為定。爹爹你只認得有錢的人。再聽女兒道來。歌銀錢是個喪身禍。幾多英雄無下落。富豪淫逸多懶惰。福盡終身受落薄。貧窮辛苦天必佑。先貧後富人亦多。目下陳郎雖難過。只要勤儉怕甚麼。兒去不過暫受餓。木匠也有登第科。江西朱熹藝學。過後點狀元志超卓。前明後暗誰知覺。能摸難看後頸窠。嫌貧愛富三不可。還望爹爹漫思索。改陳木匠是個窮鬼樣。豈有發達之

日。你去跟倒那個窮鬼。真是自討下賤。英曰。兒配陳郎。真是不討下賤。試想陳黃二姓開親。誰個不知。誰個不曉。今將婚姻退了。另配別人。誰不說嫌貧愛富。豈不真是下賤嗎。爹爹又聽見道來。歌烈女書卷兒讀過。三從四德記心窠。好馬不纏雙鞍子。烈女豈結二絲羅。崔氏因把夫妻破。馬前覆水羞辱多。馬氏不繳太公夥。後來縊死羞如何。嫌貧愛富人罵唾。臭名千載永不磨。爹爹退婚事。不妥不怨爹爹怨命薄。此是利害三不可。伏望爹爹細裁度。父見女不從。大怒道。不管不管。竟入內房去了。秀英朝日涕泣。茶飯不吃。母親李氏。嘗用好言安慰。這且不表。又言陳木匠回家。卜期於八月初六日。至端午報期。黃大富開一禮單。有四十串錢之譜。有

則接人無就再緩歸家對母說親接不成何處辦錢莫得主意正在孤耳扼腮恰遇張全仁來喊福保去做木工聞聽此事言道不難想姐夫當日難中救人全人婚姻者多今黃大富抗抹善人之子我願倡首調辦人人樂捐就將禮單辦妥臨期接人黃大富懶辦嫁奩啞憂在心女兒任他接過門去夫婦和睦孝悌敬夫家雖貧窮毫不怨言朝日勤苦克盡婦道時逢九月二十八黃大富五旬壽誕賀客盈門木匠夫婦提麵三把壽酒一瓶茶食兩封進屋拜壽大富見女婿貌不驚眾穿不及人禮物又輕叫人後堂逗桌子板凳脚取冬帽脫衣放在一邊那知有無知小人將紅蘿蔔切一節栽載舊冬帽做個頂子過了一陣外面催坐席旁人將帽與

他帶起就走眾人見了大笑不止兩個姐姐喊秀財看說你丈夫捐了木匠頭戴紅頂子秀英一見羞慚滿面遂叫姪兒三喜去喊他有話商量急忙來會妻妻曰夫君怎麼無志是在惡人答送禮來的未吃混頓何得無志英你頭上代的何物大匠取下一看提起一撻好羞好惡也不坐席一冲就走了這且不表再說他兩個姐姐賣富穿戴齊整每日更換數次且見么妹布衣粗服在旁以為玷辱兩人乃驕奢形容三姑諷云今日果然分貧富富的歡喜貧的惡只有窮人穿戴醜不怕人前把臉丟酒席場中來湊數誰個採來誰個瞅你我生成命裡有一生衣食總不求妹每日穿新又換舊姐不是緞子就是綢妹雞魚肉酒難上口姐漫漫受拖過

春秋姐吃的糙米飯兒拿喂狗妹穿布衣布服賞家奴姐在
穿平常大呢和佛縐妹綿紬紡紬是打粗姐白綾裹脚還將
就呀妹洋緞小衣莫來頭呀姐挨身第一怕穿布呀妹擦得肉皮
癢酥酥呀姐我買貨物最怕土呀妹我製首飾總要蘇呀姐非是我們架
五百銀子過漢口呀妹六百銀子下蘓州呀姐非是我們架
子肘呀妹有錢不得不風流呀姐就是要教了環守呀姐當時換
了當時收呀妹窮人愛長三隻手呀姐見了東西有些偷呀妹怕
他順手摸起走呀姐把他抓住過細搜呀妹為咪窮氣這們臭呀姐
呀他們支客禮不周就是檀香燒不夠也該燒些柏枝焮呀妹者
會薰得也作嘔陣陣惡氣湧心頭呀姐他不知趣開些走改名叫

做不識羞秀英被他兩個譏諷一番眼淚雙流午後辭母歸家其
母見女要回私包菜項把女兒挈回奉嬈與夫消夜至夜辦齊英
今日把夫不當人看在愚妻分下木匠嘆曰嗨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
高要戴頂子也不難借乎無錢英夫君立志攻書我有三十六兩
銀子助夫成名木匠如此勝好就莫令外人知到明日起程英來
日妻備酒宴與夫饒行酒至三巡英勸尊聲夫君請飲酒細聽妻
講只管皆因是前修就今配鴛鴦本是前世修想當年結親時何
等景况那詩兩家到而今家寒微懸罄堪傷王嗎怎好夫的父多
好善早歸泉壤是父不死丟雙雙獨一人苦守冰霜不是媽守志
人我夫君學手藝是個木匠也找得到錢嗎人都說多伶俐未進學堂奈

貧讀不到此時，妻勸夫各立志，向既讀書，諒必然後有光揚。好容易就
起書嗎今日裡，妻的父五十已尚，我夫妻去拜壽，受盡骯髒。儘他
了呀父親竟把夫喊入後廠，做桌凳，揭冬帽，身着短裝，眾客們無一人
把夫瞧上人窮誰個，在後廠做活路，汗濕衣裳。大姨夫是文學人，
人尊仰他命好，二姨夫家屋好，又是武庠。他更該兩姨夫到坐席，
人請陞上人愛有錢人，夫在外同坐席，盡是帮忙。酸酒同鋼誰知
夫紅蘿蔔冬帽我上人看見都笑夫是個蠢郎。還怕兩個姐取笑
妻臉無放當他都要，彼一時，夫冒火，竟回家鄉。分傲骨因而裡為
妻的低頭一想，甚麼，未必然貧窮人就不榮昌。陽溝的篾片夫今
日丟手藝攻書為上此久有，心朝於斯，夕於斯，日就月將，將還有一切不

可在館中閒遊放蕩，苦得這個當要學孔聖人寢食俱忘。為夫頭
慇梁錐刺股可作榜樣，也要那節天開眼，姓顯名揚，合族中眾
親戚誰不尊仰自古道夫榮貴，妻也沾光。我去攻書到是好我婆
婆在家中妻知孝養，早問安，夜送睡，衣服洗漿，那就仗庇妻願夫
此一去名登金榜妻願夫此一去，身人朝堂，多承勸畢木匠安慰
母意請母親在上兒有一番稟告之言，請聽歌，陳福保在家中丟
了斧銼尊一聲賢德母，請聽兒說，未開言不由我，珠淚下墮，兒在
外母在家不必蹉跎我父親在生時，廣做善果，未必然我母子終
受落薄見別母去從師，毫不懶惰，別人問，只說兒營工做活無錢
人讀詩書莫對人說，只要兒發憤讀書又辭別陳門中，家龕香火

望祖宗佑吾母清吉安樂轉面來叫賢妻珠淚顆顆早晚間事母親不待我說受辛苦受熬煎耐煩些過倘出頭一家人享福不薄次日將木匠器具挑起出門外人以為遠地做木工去了挑至場市賣以作盤費行至河南開封府訪問清泉山有一老師陳朝煥係一廩生教書先德行而後文藝學門大旺從者多人陳木匠想道有緣入館施禮畢師客貴姓答小子姓陳問叫甚名字答我名福保問父母在否答父名善死去多年母居孀問何處人氏答本省南陽府居住問來做味事答來攻書問歲數幾何答一十六歲問讀過幾年答還未發蒙笑你為何這大人還未發蒙陳木匠將妻助銀勸讀始末原由叙過一遍師日可算賢女丈夫看你姿性

不凡又與我同姓收你上學命子廷傑代教取名廷獻呼傑為兄認為家門真善人之後晝夜發憤神開心竅未上三載六經俱以精通文思大進填老師冊子縣府考都是長案院考入了學就要歸家省親傑曰弟之才學有翰院之品明春鄉試同我一路次年上省獻即中二名傑中十名喜之不盡一路進京赴會試傑會第二十名進士出仕為知縣獻點五名翰林主考官房師保奏放陝甘兩省大主考官皇上歡喜獻上表哀懇家有孀母歸家省親不敢就職皇上准旨告假三月即速起程由水道而歸不日船攏本縣地界人馬扎在河邊勿許誼譁獨自一人過細想咬明日是岳父壽誕吩咐備抬盒三架二架是祝壽的一架裝的朝服鳳冠命三

員小官耀武揚威。明日未時送攏黃大富家。切莫違悞。仍照先年木匠樣兒回家。戚友鄰朋鄙薄不堪。至家母親一見。心都冷了。埋頭嘆氣而已。只有秀英眼內有珠。知夫氣色不凡。歡喜迎接。夫曰。有錢紙香燭否。妻曰。有辦來我敬神祖。辦齊跪地祝曰。有勞神聖保佑。祖宗護庇。頭年入學。二年中舉。進京即點翰林。放陝甘兩省主考。話未畢。其母罵曰。功名有無。都得淡為甚麼。你就想瘋了。費力費力。怕要請個巫師。打道隔符。免他亂說。不一時。酒菜在桌。與夫迎風正吃酒時。來一小孩子。眉清目秀。與木匠見禮。問此子是誰。母曰。福保呀。你頭年出門。二年媳婦得孫。已有八歲了。名叫壽生。無錢送去攻書。望兒回故。看有出頭之日嗎。今還是這般樣子。

又莫得下台。喲。母親勿憂。兒今出了頭了。兒呀。怕你出了。略騰頭。

脚指頭。母親請吃酒。待兒稟明。尊母親放寬懷。吃酒容稟。恕不

孝未在家。夏清冬溫。兒呀。你別家媳婦比你還到開封。從老師與

兒同姓。他叫我呼叔叔。認就家門。你既如此。必待上了學。未懶惰。忘

食發憤。噫。當真。在攻書。頭兩年就讀了五經書文。至六年初出考。兒又僥

倖。嚇。兒呀。你怎麼抱跟肖姓。不怕到院試得上進身入黌門。呀。古

言。賊死不為盜。怎麼去學。嘲。匪拜紅上的門。還要得媳日。婆婆。兒

辭師。要歸家。昏定晨省。師命兒下科場。得中舉人。被。人纏住了。

那還要得媳日。婆婆。呀。不是女人。到二年上京去。又會了進神。默

是。中舉人。哦。是兒中舉。就該早回。到二年上京去。又會了進神。默

佑。聯科捷。又點翰林。兒呀。既如此。又聖主命。兒陝甘兩省。去

事做主考去考那兩省文人你爲何又上表章不就職歸家省親回家來了准了旨才能够得回原郡到此時一家人光不光榮見不要哄娘身爲大官然何這般光景回來呢其子將先年受人之辱回來撈稍之事說了一遍母子夫妻才信以爲真歡喜不了到晨早用膳畢問妻曰我的舊冬帽在否答曰壽生頑得不像曰正好仍然栽個蘿葡頂夫婦空手來在岳家拜壽大富不見秀英入內木匠一人在堂中坐起一家都不採他少時炮响三聲李文備抬盒一架至中堂拜壽岳父歡天喜地接着說繳了錢填情不了岳母曰恭喜是相公宗師出題考倒了富曰亂說曰考不倒又聽炮响三聲曾定邦至抬盒一架二老接着承他厚情岳母曰曾相公是個武的恭喜上省科舉一馬

三箭穿躲子富曰又糊言曰射不倒就吩咐泡茶捧菸二老進屋李曾二人恃他富貴見木匠上坐大不歡喜勉强問曰這幾年在_{那里}做手藝答云這幾年在禮樂射御書數之中做了幾年手藝李文聽了驚訝不已因以譏誚道一木焉能支大厦對曰半鑽也假作滿壺咳你會文嗎今日岳父壽期我們講壽答云不論高壽長壽必得其壽對云七年百年加我數年再受一對我願領教杖國杖朝皆爲人間大老對云曰耄曰耄共祝世上神仙李文云過冬官之府總是一個木匠對入秋闈之場兼管百官大夫答曰不論咳你聽答云你東啟明西長庚南箕北斗誰爲摘星子對春芍藥夏牡丹秋桂冬梅我是探花郎曾見李文對不過說道李老姨身爲木匠何

日名登龍虎榜。木匠對云口讀聖賢。此時足踏鳳凰池。再受一對心藏請出請出

翰畧經國家。居然膏吾車。秣吾馬。對云手提羊毫安天下。何須稱爾

戈比爾干。這一對把曾定邦對得埋頭無語了李文又云。口吐文章迥異草野技藝

士。對云手丟斧擲定為朝廷棟梁材。二人對答不過。暗想道。他是一

個木匠。然何有這多才學。好不過意。黃大富出來說。他在外十年

昏油淘的幾句。打糊亂說。吩咐安排請客坐席。李曾坐上席。木匠

去打尖坐中。觸動李文心意。言道。每人要說個字義。答云。不論

我以坐字為題。問是何解意。坐字一邊一個人。中間立起土一堆。

問甚麼土答云糞土之曾定邦也觸動心機。說個字義。譏諷木匠

問甚麼木答曰朽木不可雕也爛木頭說個來字為題。問此何解意。來字一邊一個人。中間一同大木頭。

甚麼木答曰朽木不可雕也爛木頭。木匠道。說得好。我也說一字。看合不合局。我問

陝字去包耳。是味字。答曰。夾字。我以夾字為題。你二人說是何解

義。二人悶久未答。陳曰。夾字一邊一個小人。中間獨坐我一個大

人。眾客大笑不止。李曾二人低頭不語。忽聽門外炮响三聲。來了

二架抬盒。押禮的頭戴亮白頂子。大富聞言。即請李曾二婿前去

迎接。至槽門。二人作禮。問道。官長。是何人禮物。大聲言曰。陳大人

的。站下去。不要勞道。李曾埋頭依舊坐席。又聽炮响三聲。見一

官長。頭戴藍頂。押抬盒一架。裝有朝服鳳冠。曾李二人想不去接。

又怕上當。大富親身出堦前恭迎。問是誰家官府的。只見高聲言

道。陳學院大人。哼。站過去。不要重問。退在一邊。此時黃老活像痴

呆子見藍頂官走在陳木匠面前跪一膝開口言道請大人陞冠拜壽只見陳木匠不慌不忙調起京腔哦陞冠拜壽哦這蘿蔔頂兒不要他頭戴大紅頂子身穿朝服腰繫玉帶腳踏朝靴有的說今天看戲在裝加官有的說八仙慶壽有的說莫亂講陳木匠做了大官當時哄鬧一堂秀英出來穿戴鳳冠霞珮走在中堂夫妻請岳丈二人拜壽大富當時臉上發赤不便走開免強受拜木匠祝曰恭惟岳丈岳母壽齊天諸親六戚滿堂前愧無厚禮來拜見二老千萬要海涵愚婿請問事一件桌子板凳尖不尖趁我今日也還空帮忙尖起不要錢大富埋頭含羞滿面發燒正是用手捧盡千江水難洗今朝滿面羞吩咐辦參席木匠又與李曾二姨夫

見禮二人不敢抬頭忽聽門外道鑼响曉旗傘轎馬迎接滿堂執事高脚牌上欽點翰林院兩乘大紗轎八抬八拖鼓樂喧天只見一人跪稟奉老夫人之命接大人歸家祭祖即乘轎而去眾人驚訝不已都說皇天報施不爽大富面如土色良心發動言道我好悔諷喲黃大富見眾人羞慚滿面悔不該把女婿當作窮男想當年結親時真果體面後貧窮學木匠過活日天那時節來我家看不上眼一心想退婚姻女不准言因此上好賠奩未辦一點我母難他來家多受羞慚歸家去只說是漂流外面那曉得立志向讀書求官既身榮就不該木匠裝扮聞人言木匠來就不喜歡到中堂請拜壽無意相見坐一旁幾姨夫儘耍舌尖今日裡眾親朋盡

未簡慢，我仍照不採他，只認有錢。忽然間，鼓樂接，甚是光艷。怪只怪秀英女，早不通傳。萬不料陳木匠，點了翰院。萬不料陳木匠，得做高官，都皆因他父母，在生好善。這功德，才發在他的身邊。到此時，才知道悔之不轉，無面目到他家道喜一番。只好是多送禮，軟他心念。憑在他兩夫婦，喜不喜歡，看起來人在世，須當行善。看起來人在世，立志要堅，看起來存好心。富貴雙全，勸眾人莫學我，愛富嫌賤，勸眾人莫學我，做事逆天，叫人來將抬盒，好生脩辦，送銀子六百兩，親踵府前，悔畢，眾客俱散。李氏說事到如今，有味說的，即辦四架抬盒，兩老親到府前拜賀。正是錦上添花，有人做雪裡送炭。世間無陳大人想到，雖屬岳丈輕賤於我，亦因激勵而成也。不深怪於他，又看在妻分上，把他禮物收了，亦以禮相待，不覺限期已滿，登程上任。謝老師銀子二千，以父禮尊敬。後官至侍郎，皇上封張氏節義夫人，立牌坊。秀英封為孝義夫人，後生三子，俱為顯官，富貴雙全。而黃大富為富不仁，後子孫敗家落薄，跟女養老終身。世之婦女，總要以陳張氏助夫為善，夫雖死而存柏舟志，苦盡甜來，竟享老來之福。為女者，亦要學黃秀英，能甘寒賤，不怨夫貧，不以富貴驕其心，且能助夫成名，身受誥封，何等榮耀。凡為婦女者，恐放人戶，境遇不好，當效秀英存心，夫即不能顯榮，皇天不昧節孝人，未有終身衣食欠缺，子孫不發達也耶。

陰陽扇

潼川府蓬溪縣有一人姓向名光祥爲人忠樸娶妻謝氏極其賢淑連生二子長名文遠次名文達文達自幼性情多傲人就學做向傲弟兄尚未成人光祥遂染病去世謝氏立志守節凡一切嫌疑必遠艷粧必戒送子讀書毫不姑息至於淡泊人常常周濟人家有事每苦口勸解別人相欺寧可吃虧讓他人人稱其賢淑那長子文遠忠厚道也受教怎奈文達僻氣乖張是事執拗謝氏常對文遠說道你兄弟僻氣不好總要友愛他等他知事就好的常言弟兄如手足必要兄寬弟忍才好文遠唯唯聽受後文遠成人將長媳胡氏接過門就拿家務與文遠理料不幾年又接次媳張氏可憐謝氏這樣守節操家只望見媳個個爭氣誰知這向傲長大更傲兼之妻子不賢常刁使他說道夫君呀我想弟兄本是平肩人你看哥哥當家是事都由他他到好嘞你何不吃些穿些大家過些好日子於是向傲更加乖張每日與浪子相交學嫖賭吃鴉菸母親講他他就說你老人家莫管若是哥哥背地勸他他說你是媽生的我也是媽生的你管不得我幾句話就把哥哥觸倒那文遠惡夥氣又自惡自解想道從前大舜他第象傲每日以殺舜爲事他又如何處法不過不見象之不是處不藏怒不宿怨而已我雖不能爲舜未必學都學不得於是又丟下去了這向傲見哥哥容得他越發有興那日上街就被李麻子王老八設個圈套引他到娼妓屋裡去賭錢一晚些連用費帶輸的就該六十鎊當

日寫成字據，次日回家，怒氣沖沖，就向文遠說道：「哥哥，我想樹大分極，人大分家，我兩弟兄終久要分的，不如趁早。」文遠答道：「兄弟呀，母親尚在，爲甚說出這番話來？」向傲道：「昧得錢用，嚇文遠說：『你那里要用錢？』向傲說：『同王老八、李麻子他們打牌輸的。』文遠說：『輸好多，』向傲說：『六十鎊。』於是文遠上街，就托人要約攏來，出錢抽了字據。他母親說道：『傲兒，哪這吓昧得事？你莫上街。』向傲說：『上街都去不得，偏要上街，與那狐羣狗黨一路，不上兩月，又去開娼，正在鬧得有興，遇着查街的來，見向傲是個狗骨頭，一練子鎖起，又敲二十鎊。這也不題。』且說向傲不敢回家，他妻張氏就在家傷言惡語，說道：『這趕場的幾天都不回來，總是昧得錢，被人家當倒了他。』

哥哥文遠聽見命人去問，果然不差，就在家惡倒了他。母親怕把大兒惹壞了，就勉強寬解道：「詞叫聲我兒，莫惡氣，細聽爲娘說端的。弟兄雖然是一體，僻氣好歹不得齊。憑母親說看兄就是你不爭氣，也是爲娘生下的錯，在當初來養起，此時傲得無藥醫，自幼教訓未大意，誰知越教越偏僻。母親你看家中事家中事務他，不理偏要嫖賭把菸吃，不聽娘講，娘惡氣不信，兄勸兄當恤待他，回家娘責備，不必着惡勞心力。母親哪兒未這謝氏正在勸住長子，那向傲之妻張氏就在灶房應道：「惡不必過慮你們怪他僻氣不好，那個教你刻倒他，不拿錢跟他用，這文遠更惡倒了他，娘聽見此話，曉得兒必越發着惡，又勸道：『兒哪，賢愚好歹不得一樣，儘他去了，看』

在爲娘分上這文遠反寬住娘說我並未惡者是小事又與他開
消那二十串錢及到向傲回家他娘罵道訓你這奴才好大胆傲
上傲下爲那端。嫖賭嚼搖不要臉幾次與你把錢還未必該別個

爲娘恩情你不念哥哥勸你當戲頑在家不服娘教管偏要上街
被人牽我又不是細娃一分家業要振盪不到作難心不甘與你

好說厚起臉待我責打你一番快拿板子來不打你你不曉得

這向傲也不做聲他哥哥才轉彎勸道母親莫性急只要他肯改
僻氣算了向傲說我怕不算哪於是天天在屋吃洋菸不上半月
又想上街那李麻等就喊吃茶問道你那們許久不上街向傲道
你不曉得我上街要用錢用了回去又要挨拐杖李麻子道你好

老寔昧得錢去扯扯不出藏倒賣穀子嗎這向傲當真信他的話
到處扯些錢賒些賬都還不够又到佃客那去賣穀子及到冬天
個個都來問他哥哥要賬文遠一看盡是向傲私挪的不得已也
就開銷又聽說他在私賣穀子文遠回家想說怕母親惡氣也就
忍住後其母曉得向文遠說道罷罷既是如此醜腳莫帶壞好腳
等過了年越我還在憑族將你兩弟兄分開免受牽連文遠說儘
他去弟兄義重銀錢事小母親說你道心好你也有兩個兒子曉
得後來他們埋不埋怨也不依文遠的及到過年向傲也不回來
到次年正月間才歸家他母親說你也回來了爲娘的與你哥哥
把你莫奈何道不如把家來分了向傲說分就分未必我怕分他

妻張氏聽得要分家，就在背地說阿彌陀佛。於是約日將家分了。弟兄各在一處。母親就跟倒文遠。每逢年節與生期，向傲夫婦毫不拜祝理會。誰知分家第二年，謝氏精神漸漸短少。一日得病，恍惚見有人夫轎馬來接。他就對文遠說道：「兒哪，爲娘這病怕不得好活像有人來接我。」文遠聽此言就忙了，急速命人去趕向傲，說：「漣漣不好，向傲正在打牌，他說不好他的，未必要我回去就好了。」並不歸望。及到次日，謝氏果然去世。等向傲來時，業已掩殮。這向傲到屋，只見一付棺木向靈位，搯了幾個頭也毫不悲哀理料。凡一切喪事皆是文遠承當。却說向傲自分家後，無人管束，便無所不爲。他妻張氏帶倒兒子名武進，在家好吃懶做，不上幾年，一分

家業概行賣完，不覺文遠已死。這下向傲把哥哥死了田地又賣盡，主意打完，無有生路，莫奈何，才將妻子嫁了，帶起兒子飄流無路。就來皮絆姪子武元，弟兄想道：「他是叔父，於今莫下落，未必不周旋。」凡穀米銀錢也，每每都在應給。向傲父子得其慣便，就時常來皮絆。武元想不應酬也不好，應酬得來又無止息。他母親胡氏說道：「兒哪，你爹爹在日把二叔也待得好，他今昧得怎麼不應酬。道是勸他莫吃鴉菸，學個正業才好。」於是武元遇倒就勸，向傲說：「好嗎，你拿點錢我做生意。」武元想他受了些磋磨，該要務正業，就提十串錢與他父子做頭錢。誰知拿去吃完，又來應給。多回仍是不改僻氣。後到咸豐八年，才聽見鄰水縣有個蕭大善，能遊冥查

人善惡又能接亡魂回家曉諭武元想若得婆婆回家看把二叔
勸得倒是夜母子商量就接蕭大善來家又把二叔父子接來蕭
大善來那一晚遊冥查善惡轉來說明日你祖母謝氏回家傳諭
次日就安排香燭午後蕭大善登台報謝氏亡魂回家曉諭謝氏
家諭也長且不盡表但說其中有幾句云詞吾本謝氏回家院叫
聲兒孫聽因緣爾祖二十尚未滿丟棄在世受孤單幸我守節真
無忝周濟貧窮待人寬死在冥府得榮顯國英夫人一品官今日
那些都不嘆苦我養子受熬煎文遠到還聽教管惟有傲兒是梗
頑拿倒正事你不幹嫖賭嚼搖吃鴉菸奴才真真好大胆一分家
業浪費完事到於今悔之晚看你作難不作難此時向傲跪在地
下媽呀我實在作

難得很帶我打個主意常將姪子去皮絆不改僻氣為那端平素若聽娘教

管焉有流落到這般轉面又把武元勸孫兒你將為嫂看一看二
叔於今不體面念在為嫂一脉焉爾父待弟多恩典紅册註善有
幾千死去地府真堪羨封為城隍人稱賢孫兒更當要龜勉把兩
叔父來曲全勸你出錢一百串拿與叔父做頭錢婆婆呀錢得淡
只要他肯戒鴉
菸若是此回勸不轉追他狗命到九泉那時陰司照例辦件件刑
罰要受完武元說婆婆孫兒遵命但於今
賊匪開得很那們逃得脫性命孫兒若能廣積善為嫂
之靈常在天保你一家免却難賊匪縱來得安然謝氏諭畢將家
事囑咐清清楚楚然後去去後武元只想二叔聽了家諭該要好
了誰知向傲全然不信說是捏起的當時就問姪子要錢武元說

你戒了菸才拿傲說你拿錢我才戒二人在此說陣而散向傲過後父子仍然如故正是惡人自有惡人路不到死時他不休那年十二月要過年了父子無路向傲就對武進說兒哪看倒要過年了我們打個甚麼主意武進說看爹打個甚麼主意向傲說我想到了到伯伯屋裡藏倒去弔頸假弔未死你就跟倒來問我他未見必要我尋尋倒在弔頸你就問爲甚逼得我爹去弔頸豈不是就有事了武進說這個主意甚好你老人家各人鬆些弔我隨後來問就是向傲當真就私去那空屋弔起只說是惹事誰知弄假成真撞倒囉哩鬼竟自弔死了等武進來問武元說昧見你爹武進說他前頭來我跟倒就來的那們講未見快去找看武元登時去找

找到灰屋裡看見掛起便叫道不好了快來快來那武進跑來武元說你爹在弔頸武進說等我來看走攏伸手去探昧得氣了武元說快放下來武進說要講清楚才放於是兩下就去投明家族鄰近那眾人攏來左講右講都不依正在作難忽然那院子內有一小兒才九歲走在中堂便跳在棹上說道吾乃大聖孫公到叫武進來那眾人都驚呀武元說你在做味小兒說吾本齊天大聖替爾祖母來到你家判明此事武進說你不是假裝瘋魔小兒說爾尙狐疑不信爾可知爾父弔死否明明過不成年來此滋痞此時你還假意不依武進說富不舍財窮不舍命那個肯拿命來痞人小兒說你父子商量只說來滋事那知竟自弔死了武進說

宣講和幸
你在亂講我不信。小兒說你真不信，就跳在棹上一筋抖，跟倒一縱步，便跳在屋梁上去，爬起武進說：怕你打筋抖，立天柱，我也不信嗎？小兒說：爾不信，吾上天去叫爾祖母自來言畢，又一筋抖打下來，就在棹上睡倒如死人一般。彼時眾人都嚇倒了，不上一時，小兒忽然咳嗽，恰像老嫗聲音，說道：吾乃爾祖母謝氏國英夫人到。武元來叫你二叔，武元見是嫗聲氣，就跪下，回道：嫗，二叔業已吊死了。謝氏說：死了也要來，爲嫗叫他。武元見嫗說死了，也要叫他來，怕活轉來了，走去看，還是吊起的。轉來回道：二叔還在吊起，又眯得氣，那們叫得來。嫗說：你去灶神位前稟道，說爲嫗與菩薩借陰陽扇等。武元走在灶屋去，杳無形影，從何處借。

又轉來，回道：那灶屋未見菩薩，有扇。謝氏說：就是扇炭灶那篾搭。扇稟告了菩薩，拿來就是。這武元進灶屋去看，當真灶邊有把扇子，就向灶王府君座下稟明，將扇子拿至中堂。謝氏說：拿去邊扇邊喊，說爲嫗叫他。於是就去把向傲放下來，邊扇邊喊，喊道：二叔，嫗叫你連喊數聲，不上十扇，就見微微在動，又扇幾扇，當真活轉來了。武元說：嫗叫你向傲說在那裏。武元說：在堂屋。於是將向傲扶至中堂。謝氏一見，便罵道：詞罵聲奴才真可恨，不由爲娘怒生嗔。前日家諭你不信，說是捏起來哄人。娘今歸家來，指引你看這事真不真。爲甚自己不安命，搯索姪兒太無情。打這主意，心狠甚，假裝弔頸弄錢銀，不是遇娘來顯聖，白丟狗命坐獄城。可憐。

你姪能容忍。事事你要在應承勸他出錢。他亦允你何不體爲娘心。爲甚做此無恥事。速速對娘說分明。向傲說姪子他不拿錢。跟我謝氏說。你不肯戒鴉菸。他拿錢跟你。向傲說要他拿了錢我才戒。謝氏道。糊說與我又下去打。於是向傲像有人抓起走一樣。走在地坎就撲倒。又昧見執刑的。只聽晦啣連天的喊。一霎時都脛合嘴都腫了。喊不出聲。謝氏說。叫上來武元說。嫂嫂又打死了。謝氏說。死了又去扇。於是將扇子扇一陣。又活轉來。扶至中堂跪倒。謝氏罵道。詞提起逆子真可恨。總說陰司無鬼神。倘無陰律來管定。個個去做虧心人。這下奴才信不信。問你周身疼不疼。媽呀我信了。非是爲娘心腸很。奴才若不打你怎知情。以後若是再糊混要。

你九死無一生。媽呀我聽灶王菩薩無瞞隱。如不改心重責懲。鑒察諸神作盟証。下次如此莫放輕。傲兒奴才你聽倒未曾。向傲轉面又把武元訓。孫兒要聽嫂叮嚀。何分唯二叔於今當憐憫。念是當年我親生。二百串錢允不允。納與他去過終身。我願當倒嫂。只要你今無慳吝。爲嫂暗暗顯威靈。於今大劫甚寬。很多作好事。順天心。孫兒行孝敦根本。自有吉曜照門庭。我的話兒也說盡。爾等須當謹記心。謝氏將事判明也去了。那小兒如夢初醒。眾人問他。說不曉得。是人莫不嘆其稀奇。可見陰陽一理。不差絲毫。彼時武元就提二百串錢出來。向傲父子如數領楚。眾人各自四散。這向傲領錢回去。起初兩月逢人出說。報應是真。道還像改心了。

誰知命薄遲之又久，舊病復發，有了幾個錢，又上街去嫖賭吃菸，仍與從前是一樣。那夜睡去，就被灶王府君拿去打了幾十陰板，說他忘了母訓，惡貫已滿，該打在阿鼻地獄，不能超身。向傲醒來，汗流夾背，用手一摩，疼痛不已，自知不得活了，不上幾日，果然一命歸陰。後他兒武進，又屢受武元周助，奈是他父一樣癖氣，竟落於乞討之中，飢餓而死，不題。且說咸豐十年，賊匪在蓬溪，也有被賊擄去的，有被賊殺了的，有上寨受驚嚇得病死的。徒武元一家，人完完全全，房屋盡在。謝氏家論之言，真不爽哉。從這案看來，謝氏在生守節，克盡婦道，待人寬厚，死後封爲國英夫人。向文遠待弟寬厚，不計銀錢，死後就爲城隍。武元弟兄能體乃祖乃父之志。

周旋叔父一家逃劫，後來定有興發的，惟向傲不改僻氣，不學好人，竟受譴而亡。兒子餓死，其在生如是陰司受罪，不言可知矣。奉勸世之爲婦女者，要學謝氏救難濟急，肯行好事，死卽不爲神來世。亦可女轉男身，投生福地。爲弟兄者，能學文遠，不患不得美報。爲子姪者，能效武元，千古稱爲賢姪。

活報誣節

前咸豐元年，利川縣有一居民，胡開榜，生來丰姿俊秀，自詡風流，每愛眠花卧柳，偎紅抱綠，父母屢屢規箴，置若罔聞。雙親竟致惡氣而死，娶妻靳氏，性情溫柔，每加勸諫，不惟不聽，而反動輒打罵。一日想夫在外貪花，日夜不歸，我若不加意勸轉，必致傾家破產。

我又如何下台一夜趁夫君在家歇宿乃備辦酒殺請夫安坐提

壺酌酒含淚而勸曰誑尊夫君請安坐妻有話嘆我酒乾了你有甚麼話只管說

嗎還望着息雷霆量大恩寬你說得在理我二公婆不幸得早把

命染丟夫君獨一人甚是孤單我一人怎麼不好又味每日聞夫

就該要務正幹我不是務正幹未必我殺了人為甚麼在外面竟把淫貪我各愛

調獨不思犯淫惡報應昭顯古今來好色人幾個身翻我看世間

有翻身的或遠報或近報不差半點陽有刑陰有譴甚是森嚴

那又怎講奴勸夫從今後改惡從善方能够叨天佑福祿

世只要好要那管他甚麼陽刑陰譴奴勸夫從今後改惡從善方能够叨天佑福祿

綿綿若不然怕的是惡貫一滿我又未造大惡滿那時節失悔遲

誰來憫憐胡開榜聽罷便高聲大罵曰老子嫖我的與你何干便

抓住頭髮打了幾耳巴恨恨的出外宿娼去了斬氏素行敬夫雖

被責打也不怨恨一日胡開榜到岳家見大舅嫂嫂花氏生得有

幾分姿色不覺心動爾時花氏丈夫斬本立出外貿易未歸花氏

獨自一人房中做鞋胡開榜見四面無人徑直奔往房中花氏起

立問道者是我的內室大姑爺來此何事胡開榜笑嘻嘻言道我

見哥哥未在家庭嫂嫂一人孤單特意來陪伴的花氏聞言開口

大罵曰誑罵聲惡徒好大胆怎麼罵起敢往婦女內房鑽是我舅

房圈都雖與你家是親眷要分內外女與男於今世道我係貞節

非下賤無故調戲理不端我却不肯信原是作你家姊妹也天艷

何不自己配良緣你在若不出去我便喊要你挨打坐禁監 你

莫喊我名。人走就是的。胡開榜說畢，跳出房門。花氏將門關了，迨後每見胡開榜，便退避房內，絕不與他會面。胡開榜懷恨在心，每欲敗他貞節，未得其便。那日胡開榜到岳家，見竿頭晒有扇，揷子一根，知是大舅兄的，趁無人知，私自偷竊歸家。花氏找尋不倒，以為被外人偷去，並不知其為狂徒所竊也。此話不題，再說那日花氏丈夫歸家，路遇胡開榜，即舅相會，便邀至館中飲酒。胡開榜假意拿扇，將揷子放在棹上，靳本立一見，便生疑心，想道：此是我箱內之物，如何到他手裡來了？也不好認得，只說大姑爺一個好扇，揷還是自己做的，還是買來的？胡開榜隨口亂說：道此物也不是做的，也不是買的，乃是愚妹丈相交一婦人送的。靳本立聽罷，激

得滿臉通紅，席散各別而去。本立邊走邊想：者個淫婦，我未在家，私偷情人，今已敗露，待我歸家，將他拷打，情出實供，定要將他性命結果。於是本立回家，向妻昂聲問曰：今值炎熱天氣，我出門上下，扇子無放處，你將扇揷子，竿來繫在身旁，好放扇子。花氏道：前日為妻晒在竹竿上，不知誰人竊去了。本立一聽，不禁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抓住花氏頭髮，一頓亂打罵道：狗賤婦做的好事，寔係可惡。捉將起，惡得我捶胸蹬足。有甚麼惡你的事說，出為妻的才好認錯。為甚麼在家中，臉面不顧，與情人私偷情，罪該天誅。自夫君出外為妻，並未亂走一步，休得亂疑。將扇揷作表記，大有錯處。夫君扇揷寔係被人竊了去的。還敢在夫面前也者之乎。夫呀者才是黑天的冤枉。我本是祖籍來清白人戶，豈容你狗賤人敗常

亂俗是者樣不爭氣留你怎麼妻是爭氣的到不如早去死各自
埋沒夫君呀死到為妻不懼也免得遺臭名相傳萬古者是你自
作孽休要怪吾 罵畢又打花氏受刑不過咬牙問道拿賊拿賊
拿姦拿雙妻有醜處有何作証嘞本立道現有扇揮在情人手中
他說你送與他作表記的還在強辨者有刀一把繩一根隨你去
死罷言畢徑直出外去了可憐花氏渾身受傷痛死幾陣甦醒哭
道詞花氏女遭毒打痛苦難忍半晌間從死後又得還魂恨只恨
狠心夫夫讒言誤聽夫全不念結髮情拷打非刑又不知是誰人把
繩架定夫害得我遭冤枉有屈難伸想從前在娘家爹媽教訓夫
此從曉四德謹守閨門並未曾做錯事行為不正夫如路柳被

攀折有玷聲名平白地受冤屈誰來顧問夫似美玉墜污泥難以
洗清夫逼我尋死去切莫遲鈍夫臨行時刀一把繩賜一根想人
生在世間聲名要緊被誣姦尚何有面目見人到不如尋短路死
入冥境夫對閻君將冤情一一訴明求將那造淫賊鎖拿審訊夫
或是假或是真自然判分 哭畢懸樑自縊而死是夜靳本立歸
家見妻吊死也不大為悲痛草草埋葬並不與花氏娘家放信花
氏娘家有一土棍堂叔花天錦聞信竟以生死不明具控太爺批
准驗尸那日太爺隨帶房班人殿坐定突見一人披髮號哭而來
跪在案前口叫冤枉不止眾人視之即胡開榜也太爺怒道本縣
初來驗尸你係何處狂徒敢在台前口喊冤枉快快訴來只見胡

開榜涕泣滂沱嬌嬌作婦人聲而哭訴曰詞小冤婦跪案前淚如雨點你是一男然何我非人保鬼魂特來伸冤娘妻二家甚有冤情訴來我聽我娘家本姓花人多族廣管叶曾與那靳本立結配良緣你夫君平日又作何幹我夫君做買賣常在外面他待你他平日待小婦並無嫌言無嫌言何又稱冤只因那天殺賊起心不善誰他又是誰人就是那胡開榜者個奸頑他又怎他不該暗調戲將我作賤你又豈容我當時大聲喊辱罵不堪那賊被罵那賊子因懷恨放大狗胆暗地裡偷扇插藏在身邊藏在身等丈夫歸家來故使看見你丈夫看見難他又說是情人送他作頑你丈夫聽了難道我丈夫一聽了便把家轉他將奴來毒打實係可憐打了你又有刀一把繩一根隨我自便莫奈

何含着泪才把梁懸哦你是吊死的。太爺呀是冥府伸冤嗎死去後奴也曾哭訴五殿閻君又怎他命我小女魂撲身訴冤但願得大老爺為究辦把淫賊處治死切莫姑寬你且放心本縣訴罷了冤情事難以久站陰風起哭啼啼又入幽閨訴畢胡開榜倒地而醒太爺問及訴冤之由茫然不知太爺飭差將伊鎖押赴縣再訊定奪當時太爺全集原被將冤魂撲身訴苦情由一一說明勸二家具結完案花姓已知致死情由也不深求檢驗就依縣主之勸將案消了太爺回衙將胡開榜提至復審初時不招後以冤魂撲身口供對質胡開榜自知惡貫已滿只得一一招出太爺收監行文上司上司議罪擬絞後丁封到日三絞廢命其妻靳氏再醮他人嗣

遂絕死後被冤魂惡鬼用鉄鍊拴頸鄰人遊冥殿下跪着冥君一見拍案大罵曰狗奴在世淫惡滔天冤孽成海不分親眷不論尊卑但求一己片刻之慾那管他人蒙百世之羞又况汚清白之聲名玷貞節之身價種種貪淫惡習實為擢髮難數有何話說命鬼卒押入叫喊地獄抱銅柱三百五十回償其在生淫三百五十次婦女之罪繼則拔舌割心敲牙抽腸磨推鋸解碓春劍樹刀山萬般苦惱刑罰均要受盡然後打入枉死城中受罪二百劫打入畜道變牛十八劫再議畜道輪迴可也花氏全節屈死安置清福宮享福候世道清平發放女轉男身為貴人從者案想來人生之於親眷最要男女有別內外各分縱有主誼亦須防其嫌疑免玷身名至於淫惡一事尤宜視為鳩毒拔其根株為是不然恐胡開榜之生受慘刑沒變畜道又復有見於今也可不懼哉

嫌媳惡報

世間為兒子媳婦的固要孝順父母公婆然為父母公婆的也要慈愛兒媳不孝父母公婆固是第一大罪那當父母公婆的不慈愛兒媳豈無有罪嗎聽我說一案証昔合州有一姓徐的弟兄二人兄徐仁妻趙氏弟徐太妻王氏父母俱亡弟兄同居有四十多石穀子的田地王氏性情柔順趙氏亦甚賢淑妯娌和睦王氏生一男一女兒名春生女名春蘭到也極好那年王氏又有身孕就想道我丈夫兩弟兄家業不大若把兒女生多了豈不要受窄逼

於是請人扯些打葯吃了，即時發作，血崩不止，醫藥不效。時春生有五歲多些，春蘭有兩歲多，看到自己將死，不能撫養兒女成人，傷心至極，見丈夫來床前，扯住丈夫的手，放聲大哭道：詞想為妻，悔不該悔不該，自己惹禍災。賢妻世人誰不害病，有甚么悔場，怎么是禍災呀。我自覺得身有估，看看要把人口添。添人口是好事嗎。我想人多吃飯縫衣做鞋，多費錢再則難以對親眷，交嫁接娶事甚繁，祖留田地無多，點想去想來就發癲。賢妻你又發暗去請人把藥辦，一心打下這血團。哎呀打胎，弱女是大罪，賢妻呀，你是聰明人，為何做這糊塗事呀。誰知打胎是過犯，請醫求神不得痊。打胎神靈最恨還惡保你嗎。夫君呀，看看夫妻要分散，拋別兒女情更酸。別的事兒都還淡，怕的後娘他不賢。你好好將惜，不用耽心，兒女有我，我那怕後娘不賢。夫

君哪切記不要耳朶軟，切記不要心裡偏。你才多心，我豈那宗人嗎。只要心中有主見，妻死陰司也安然。說太說我平素最恨此事，隨他甚麼婦人，我不聽他那些讒言，你只管放心。王氏說：夫君如此，就好快請伯伯伯娘，我有話說。趙氏來至床前，叫了一聲弟妹，你好也未好。王氏聽得就哭起來。詞哭聲伯娘好悽慘。徐仁在門邊問道：弟妹好也未曾。又承伯伯把心就的，趙氏問道：伯娘呀，心裡作慌氣難換，怕的就要喪黃泉。一個好人，我今一死都還淡，丟下小兒小女，實可憐。點七娃娃，如何少壽，就離了娘，又怎么。兒望伯父常照管。徐仁應道：那是自然。女望伯娘好包纏。當做親生，開交呢。兒望伯父伯母力周旋。徐仁夫婦听到此處，就恐防後娘有嫌賤，還望伯父伯母力周旋。哭起來，說道：弟媳不必如此，你只管放心。王氏說：既然如此，感恩不淺。伯伯請便，徐仁去了。王氏

說嫂嫂呀你把春生春蘭呼來那春生姊妹來在床前呼了一聲
 媽王氏眼淚汪汪說道春生春蘭你娘不得撫養你了春生姊妹
 大哭只是呼媽那王氏扯着兒女痛哭詞叫我兒你莫哭床頭站
 聽為娘把苦情向你說一番媽呀你道的是個甚么講兒呀娘只
 想不要多的男不要多的女媽呀你要兒呀只要你姊妹二人百
 甚簡便穿也穿不完吃也吃不完何等快樂何等安然日後女
 多辦些嫁奩好叫人說體面兒成人多置些田園多積些銀
 節快樂樂享福無邊誰知此事太欺天天爺將我壽算
 惡血淋漓痛苦難堪飲食不能進日夜不得眠我痛心
 的女母子們分離在眼前媽呀怎兒呀是娘自尋

死路自甘願只苦了你姊妹哭哭啼啼孤孤單單悽悽切切又不
 知後事是那般說王氏說到此處咽喉一硬氣就斷了伯娘扶起
 徐太淚淋可憐春生姊妹哭得傷心各位這是厚愛兒女想兒女
 少些打胎的下場此時徐太即備衣棺安葬念着夫妻之情立意
 不娶撫養兒女誰知一月餘心想女小誰人包纏爬不得就拾個
 進屋所隔十多里有一新寡婦姓呂是個潑婦只有幾分姿色會
 打點丈夫生一男一女女有五歲兒才三歲多丈夫才死五個月
 就要出門有人總成徐太徐太甚喜回家商量哥嫂徐仁將討親
 的關係與呂氏的性情癖氣說了一番其嫂趙氏又將王氏臨終
 之言說了一番徐太口裡應允心中總是想討過後委委曲曲託

人向哥嫂說要討呂氏徐仁夫婦無奈又想徐太也還能幹未必就聽妻言且有我在未必嫌得倒姪兒姪女只得應允徐太就將呂氏討來隨帶一女徐太見呂氏年輕人才美貌作事又能幹就喜出望外呂氏朝日打拌又殷勤丈夫把個徐太哄得雲天霧地如愛珍寶凡呂所爲誇講不已各台俗言說誇講妻子必非好人又說教子嬰孩教婦初來別的不說且講他待女兒一事人面前實在愛厚背地不勝嫌賤自己帶來之女名大姑就百般愛厚因與伯伯同坐不好刻苦只得時常咒罵說那灾婆娘養這個鬼崽崽來害我他伯娘聽多回了乃將情理問他一番呂氏回道他是吃葯壞良心死的我都罵不得趙氏說那是他的過你何苦造口

孽呂氏說不過心中大大不喜時常躑言雜語粧模做樣趙氏量大不與他計較後有了一年多那大姑恃娘的勢嘴吧又很心事又毒春生是兒子在外他期壓不倒只估住春蘭每日敲敲打打全不當人呂氏看見不罵大姑一句那伯伯伯娘曉得呂氏癖氣不好也怕惹得每次只罵春蘭且以好言唾大姑一日春蘭掣一木方大姑捨去春蘭也不敢哭那大姑將木方向春蘭眼睛上擢眼皮擢爛流血春蘭受痛大哭趙氏一見把大姑罵了幾句呂氏聽得把大姑打一耳巴躑言雜語罵一陣他嫂嫂以情理問他就扯山扯水說罵不休趙氏息不過及徐太回家趙氏向徐太言之想他經管殊不知徐太昏迷不醒反說細娃打架是多餘管的

趙氏只得忍氣吞聲，是夜呂氏進房，假意不睡，哭哭啼啼，傷心之至。徐太初問不言，問至再三，乃說嫂嫂不仁，是如何吵法，如何罵法。他說你怕婆娘把耳朵肯聽婦人的話，徐太聽得要問呂氏又叫莫問，倘若你一問，當真不是信婦人使呀。徐太於是又恨嫂嫂，又恨哥哥，每日做臉做色，說七說八，哥嫂明白，也不檢究。過了幾日，呂氏噏起分家，徐氏暗請親族至家要分，徐仁不允。徐太乃說哥哥人多等語，哥嫂惡氣不過，把家業平分。徐太另坐一屋，搬家之時，趙氏要留春蘭跟他，呂氏叫徐太將女打起而去。以後呂氏專主家政，凡事由他。呂氏又生一子，取名福生。徐太愛如明珠，春生八歲已過，讀了兩年書。呂氏乃對徐太說：如今銀錢艱難，那有閑錢，他讀書。徐太信之，命春生去做活路。幸春生伶俐，嫌刻不倒，只是春蘭人小，大姑又欺他，呂氏又打罵不止，飯也怕吃，火也怕烤，時時啼哭。呂氏向徐太說：你養的墮落包。徐太將女一陣亂打，春蘭又與大姑同鋪蓋，蓋又蓋不倒，若是起來，宴了與一盃冷飯，又那吃得飽。因凍餓成病，徐太想請醫生調治。呂氏說：請甚麼醫生，是隔食病，又過幾天。徐太在場上撿了兩服藥，遇着徐仁，徐仁問撿藥誰個吃，太應與春蘭撿的，即拿回交與呂氏。呂氏接來，暗將藥倒了一半，吃了兩道，全然不效。命在旦夕，徐仁歸家，命趙氏次日來看春蘭。徐太夫婦窺見嫂嫂來，躲了不耳。春生引伯娘來房一看，見其情形，眼淚汪汪，就吵了一陣，抱起而去，盡心調治。

一月方好如此伯娘人當效法。又說春生幼聘姚文仲之女爲媳，姚家也有四五十石穀子的田地，只不忍氣因遭一場命案拖窮，只得將田地出賣還賬，不料妻子又死，其女長長年十一歲，無奈託媒人向徐太說小待，太甚喜，及進內屋出來就不允了。媒人又請呂氏出來勸一番，呂氏往男人身上推，只要他肯，我有何說。徐太見呂氏允了，他才應承。媒人於是至姚家商議，臨期接人過門。呂氏初時驢臉，忽又轉憂作喜，及親家進屋，呂氏說些光面子的話。姚文仲見其情形亦是歡喜。過後呂氏暗想春蘭被他伯娘接去，春生又磨不倒，總想將媳婦嫌死，以免生育，少一房人。兒子好得絕業，遂以家中一切活路吩咐長長去做，稍有不是就打罵，不巳穿不與穿，吃不與吃。徐太看不過說姚女紡花也要與他縫件衣服嗎？呂氏說細娃兒穿的日子在後頭，可憐姚長長一身破爛，難以見人，熱無帳子，冬無鋪蓋，如是過日有三年多，姚長長並無怨恨，亦不害病。呂氏無奈，里中有個媳婦吊死的，呂氏與太姑稱其有志氣，長長聽得，明知婆婆說的照樣話，教他尋短路的意思，豈知長長絕不從那條路上想。呂氏無奈，商一窮家佃戶許錢二千，誣長長偷東西，佃客不允，又商量長年夜進長長房中，誣他苟合許錢四串，那長年亦不肯爲。呂氏無奈，那日長長去洗盥，將茶盥打破兩個，被大姑看見，長長求情，叫大姑莫說，大姑怒道：「這一說我不番了嘴嗎？說我番嘴，我就去說。」呂氏走來一手把長長

的頭髮挽在手上拖在地填跪倒手掣棍棒一陣亂打打得頭破血流疼痛難挨長長搥頭求饒呂氏總不放手徐太見打狠了就來講情呂氏回些言語實在難聽徐太各自走了春生聽不過意來說好話向母求情呂氏就打春生春生走了呂氏復將長長打得頭破血淋方才住手長長捱痛依然去做活路那天呂氏不在家中長長挑水失手把瓦缸打破了長長左思右想無處可去只得得到姨娘家躲避呂氏回來見水缸打破無人請人到姚家找尋姚家叫姨娘家去找去問果在呂氏乃刁徐太說姚女私走必是他姨娘支逃即尋姚姓退親姚家痛恨嫌賤幾次忍住不說今聞這些言語即通知族人又投徐姓族長呂氏後親一同上場講理眾

人見長長形容枯瘦衣衫破爛心中不忍細問情由長長哭不言再三問之長長說媳不言母過徐姓族長說你但說無防長長哭泣道詞尊一聲眾伯伯眾叔叔眾哥哥聽小女細把苦情說也是我命運薄媽媽死得早爹爹遭落薄無其奈才將我送到婆家把命活誰知去在婆家裡活活送在滾油鍋那長長說到此就不說了長長說叫我講那一樣嗎眾人說你說他家做些甚么活路長長說活路也多得很徐姓族長說長長你一天做些甚么活路不規道哎呀尊一聲眾伯伯眾叔叔眾哥哥聽小女把活路說一切煮飯燒茶弄柴弄水掃地喂豬洗衣洗裳籩穀振米春碓挨磨挑水挑糞種豆種瓜是事百般都是我還要放牛放羊耨草挖土扯猪草撈樹葉砍柴上坡挑水下河不論下大雪落大雨都是

那泥一腳水一腳。你我連連吃烟閑打坐。你大姑每日挑花

綉朵做鞋脚。是我做的那些事。他並未曾放在眼睛角。眾人說你

們都曉得你才十一歲又怎么做得來呢。長長見問越更傷心大哭。尊一聲眾伯伯眾叔叔眾哥哥

做不贏或做錯。那捱打捱罵。躲不脫。怎樣他罵我那娼婦娘。養出

這等死瘟貨。瞎眼睛爆肚子。婊子連挨刀的短命鬼。七古八雜一

麼多。又是怎樣或是打耳巴。或是敲腦壳。或是抱住肩頭咬。或是兩

腿用針擰。或是抓住耳朵扯。或是挽住頭髮拖。或是搥臉皮。或是

扯嘴角。或是脚尖踩。或用指拇擰。或在背上捶頭打。或在牆上撞

腦壳。是那烟杆掃帚。刷把鍋鏟。火鉗竹條柴塊。吹火筒。鞋底板。

捶衣棒。板橙脚。不拘甚麼順手摩。哎呀。打得我血流皮肉破。死又

不得死。活又不得活。還不許我哭。又不許我躲。只等他

打得手軟。打得氣醒。才叫我跪在地下。把頭磕。這樣打法。你也來

數哩。哎呀。尊一聲眾伯伯眾叔叔眾哥哥。打的回數多。難以記清

着大約兩天三天。容不過。罵就天天不脫科。你這樣苦。還要挨打

的是怎樣吃飯灶前打獨坐。一年四季未上棹。那好吃的你好吃的

東西未嘗過。那又是吃哎呀。是那臭豆腐。黃茶葉。酸蘿蔔。老粽

壳。他們吃不得的。估住我要大吃大哈。若有客來那大姑就時

常瞞住我。與防強盜的差不多。若有剩的剩得有幾塊魚。幾塊肉。都

要數過。不許些少有失落。那過年過年過節。道還可。白湯一盃。骨

頭有幾個。肉不掣你吃。那糖食是那茶食與糖果做的。時節到有

我吃的時候不與我知覺。這些不吃都淡那吃飯時他又罵不過
又說這樣不好吃。那湯不好哈。搜呀搜的講。想呀想的說。使我坐
也不是站。也不是。眼淚水暗往肚中落。餓不過。沒奈何。只得勉強
吃點飯。盥忙放却。這是刁做或時正吃飯。又叫東邊去把那樣取
西邊去。把這件作百般。就擱及後。拏起盃。人人都吃過。他又罵是
飯口袋。做得少。統得多。甚至來把飯盃奪。一頓吃不飽。怎麼到二
頓。餓得我氣要脫。無奈去把冷飯撮。誰知惹出一場禍。才揭甌蓋。
蓋又被大姑來撞着。撞倒也是個淡事嗎急速去對媽媽說。說了
怎樣。媽媽聽見就冒火。說我偷冷飯。犯了大罪惡。眾伯伯眾叔叔眾哥
哥。想起那回挨的打。至今令我魂魄落。這樣毒打。還加一偷字。這

的夜飯呢。每頓打米是隻七。又說。夜晚間米要少。不用多。先候他們。概
吃過。無有剩。我光是把那米湯哈。你吃的如此。你哎呀。尊一聲眾
伯伯。眾叔叔。眾哥哥。提起我穿的。越是最難說。還是在我媽屋來。
那單衫子。兩件褲子。兩條舊綿夾襖。已穿得巾吊巾。柳吊柳。結住
挽成一陀陀。你未必不到冬來。天天紡花。半夜坐。你紡花他都不
衣裳並未連。只遞一根幃腰。一雙裹脚。此時都是破蓑七。別樣他
么。又無梳篦。拏與我又無帕。帕搭腦壳。可憐黃毛披。起像雀窩。你
做鞋。做鞋是在娘家就學過。你既學過。就做一
不會。做鞋是在娘家就學過。雙穿也好。做活路哎呀。眾伯伯眾叔
叔。眾哥哥。又無寸布。教我怎奈何。寸布都不把你我脚上穿的鞋
盡是檢。隻七與大姑兩個的破。那破的你就何處去找針線與麻

索你穿破爛爛的有人來他怕說他先說些光話來遮着又罵

我是馬流連不愛收拾頭不愛收拾脚衣褲穿起就不脫生成是

這宗邈邈是這樣渥濁所以不與他連衣做鞋脚儘他扯儘他拖

看他扯成一個甚麼他到會說你冬鋪蓋到有只是破那中間綿

絮是幾它睡到五更實難過身上只是抖牙脛只是搯熱天來了

有鋪蓋都如此罩子不用說他罵我這賤婆只好拏與蚊蟲把血

哈咬慌了莫奈何有回扯把菹豆渣渣來燻着誰知才是引線葯

葉蚊虫也是無嫌怎媽去爹前種些禍他怎說我燻蚊去點火幾

乎把屋都燒却他那爹七就信爹不查虛實不由我分說將我幾

番狠心打幾乎性命見閻羅是這樣男人所以婦人才敢嫌兒女

講起傷痕更難說那日去洗鍋悞將兩個大盃落哀告大姑憐憫

我切莫去對媽媽說誰知大姑就去講媽媽聽見便發作走來抓

我頭髮拖拖在地填去跪着才去拏根棒把我當做死猪打死猪

擄可憐擄得我就像那刀刀割就無人爹七看不過只得上前向

他說便罵爹七想爬火護倒你的嫩小漣有些話真是醜真是惡

我也不好意思說這回又是哎呀尊一聲眾伯伯眾叔叔眾哥哥

不知我前世作了甚麼惡要把我的惱命來逼却前天挑水下江

河到屋一溜水缸悞打破缸是嚇得我魂飛魄又落左想也難過

右想不得活無其奈去望姨瓦的娘說把我送往媽屋躲一躲因此惹

下這風波這是我的苦實情略把大概說一說說姚長長說完個

個眼淚流，也有罵呂氏的，也有罵徐太的，遂一同到徐家，問徐太要不要。徐太依呂氏之言，總說不要。那族長大怒，扯着徐太，就是幾個耳巴，大罵一陣。約保又將私逃嫌賤情理一說，將嫌媳的利害一說，勸他還要的好。呂氏說：「只要他不走呂家，後親也有知事的。」說道：「你不嫌他，他就不走了。」呂氏見得後親不順他的，只得說些光面子的話，並未嫌他。那呂家人扯着長長，勸了一陣，又對姚家人說道：「他如再嫌，隨你們怎的做法，我呂家是不說的。」族長說道：「我看春生、姚女均已成人，何不將二人完婚？」眾人皆說：「此話有理，各各散去。」徐太將春生婚配後，呂氏又刁撥春生，說他「嫁奩都無，不如嫌了，另娶一個好的。」春生以大義言之，呂氏無計。

可施及一年後，長生一兒滿月，過後長長上坡去了。呂氏將兒溺死，依然放在床上。長長回來見兒已死硬了，驚問原由。呂氏假粧不知，春生夫婦明白，只不敢言。想我們年輕後日再生，各各你看呂氏如此刻苦，他夫婦不說不恨，可謂孝兒孝媳了。再說春蘭在他伯伯家，亦長成人。瀆家要接伯娘送回，徐太要製嫁奩。呂氏不准，徐太說大姑粧奩甚美，春蘭不辦，何以對人。呂氏無奈，只得依允。草率辦點嫁奩，却說大姑自幼貫勢，嘴尖舌長，及到瀆家，百無一能，一家俱恨他。一日與妯娌打架，被丈夫打了幾下，吊頸而死。呂氏逼住丈夫報官，時已六月，天氣官來驗時，屍首臭爛，現眾各位大姑當日未嫁之時，方中吊頸一婦，與他母親同說有志氣。

是這樣下場，真是有志氣。太爺驗係自縊，吩咐掩埋，勿有追究。呂氏悲痛不已，未上半月，福生放學去堰塘中洗澡，淹死水中。呂氏更是悲傷，又哭又惡，遂成癩瘋。天天亂說亂為，說他不該嫌兒女，嫌媳婦。如今神聖譴責，徐太與春生夫婦每日守住，一夜在床，上白扯其喉，七孔流血而死。徐太知是報應，即時安葬。徐太先亦想不娶，及後三年已滿，春生與母做出靈道場，春蘭亦回家接亡之時，春蘭忽然倒地，大呼春生為娘，有話說快，拏紙筆勸世。眾人急忙扶起，春生想必是媽顯魂，辦些酒肴，設在棹上，將春蘭扶來坐定，說道：「詞我今日悔之晚，悔不該在生前把前娘兒女媳婦那般嫌。」春生說媽呀，你未嫌我們是我們自己，不孝呂氏說兒呀，你只嫌不曉得這是閻君命，鬼卒押我回說報應，請先生好好寫起。

說是私做的，無人得見，又誰知點點末末都記在那陰司簿子間。眾人問那簿子記你到是些甚么罪過哩。記我打罵，共有一千二百六十遍。記我磋磨，共有一千三百五十番。記我不該，只望媳婦尋短見，記我不該，誣盜，又誣姦。你該也未得那圓成後，記我不該用毒計，想把夫妻活折散，生了子，記我不該下毒手，把那孫兒來傷殘。哎呀，那回那娃兒，才是你弄死的了。這一切真果算是惡貫滿。皆也還未滿。那天理昭彰，有循環眼睜睜，將我的女兒吊死在樓，欠活鮮鮮，把我小兒淹死在水間。你也曉得我怕你的心，子，是鐵打的。又將我八十四歲的壽元來折算，只有三十六歲喪。黃泉陽報凶險，不上算。陰司刑罰更森嚴，記我不該欺哄男子，漢刻薄兒媳，罪無邊。先扒奈河橋上，站受那銅狗銜蛇咬得慘，又押

各處地獄到搬噓將紅鉄把我嘴巴烙過五十有餘遍將快刀把我舌根割過五百有餘番又拏我去宰手宰脚宰指拇又將我拏去抽腸破肚挖心肝又又我在刀山穿又又我在油鍋煎還押我在寒冰地獄三月滿押我飢渴廠內大半年一切刑罰不鬆緩想來毛骨都悚然還要償債把畜牲變我今才悔悔不轉未知何日得把人身還現你爹也是耳朶軟不久就要到陰間春生兒你夫妻後來福祿遠春蘭亦得福祿全這是我自作孽把誰怨說來滿面好羞慚奉勸婦女快行善莫學呂氏罪無邊本當長長往下嘆怎奈鬼卒拏起猪皮催我往那轉輪龍口內鑽說到此處春蘭忽然倒地呼醒問他全然不知人皆以為果報不差春生不敢隱傳

出此案徐太因此得病不上一月死了各台這就是把耳朵的下場後春生家漸興發生有二子俱已入學夫婦商議超度生母力行善事以解打胎之罪夫妻同享上壽子孫賢孝春蘭丈夫進學家亦發達春生姊妹待伯父徐仁如生身之父事伯母趙氏更加厚焉徐仁家下更昌達世之為兒媳當以春生夫妻為法當伯父伯母的亦要以徐仁夫妻為法吉人天相福祿綿綿

雙報應

道光十八年四月內德陽縣審得一案地名梨樹灣一人名叫張榮山娶妻吳氏榮山為人樸實常在外貿易吳氏年輕在家不守貞節與側近張牛兒係榮山姪兒通姦一日榮山拚錢回家吳氏

與牛兒商議要做長久夫妻，一夜用酒勸醉榮山，迨至睡迷，吳氏將他殺死，怕屍首現出遭禍，於是將全屍砍爛熬湯，將砍時一脚落地，被狗啣去。吳氏也不介意，將湯熬成，傾在東池，真是人鬼不知。不遠有個符監生，名叫治才，家業富豪，爲人善於謀算，心術不好，百行飽進，餓出兼又不勝吝嗇。平日一文不捨，片善不修，混名叫刻財鬼。正是勸人作福，又無錢，禍到臨危，有萬千是年人口不順，一家盡受寒病，神藥不效。一日街上來些濫友，說川東來個降童的師人，說人家禍福極靈效，何不請來降童看病，怎麼得好符。監生素不信神的，因一家病症流連不得已，就請來家。那童降起，走至正屋後，挖出腳板一隻，色尚新鮮，他見是人腳，仍私拏去埋。

了，因此他家病疾不時而愈，這都是鬼神搬弄使然，以作引禍之媒。按下不說，又說那些濫友見他家的病是降童好的，如今謝字俱無，就將此事報案，要害他家敗人亡，遂去伊屋圍近尋腳板作據，不覺所埋之處，被狗抓有形迹，竟挖去，誣控謀財害命。現有人腳爲憑，德陽縣主準案審問符監生，全不招認，總說此腳不知從何而來。太爺見有憑據，因動大刑，打得符監生死而復生，總不盡招，吩咐將人腳板用石灰淹存。監生丟監，自丟入監後，三天五天，太爺又將監生提出拷問，不招就打，又遇着監內一夥老犯，個個知道他是個刻財鬼，大眾都要鋪籠子錢若干，少了一個，就要把他吊起打牢棒，或往那屎尿坑的掀，不許他安宿，握了許多冤枉。

打受了許多骯髒言語，素日把錢當作命，肝心者時到底怕打怕臭，不得不請人辦錢招付。一則房班上不講天良，房班上無有一個不弄他的錢，又有一光棍想他的方，說太爺不管你招不招案，有干証脚板可質，聞要行你的文定罪。此事怕要批銀若干，請太爺莫忙放文，出通關票子，嚴拏兇手。你方得脫干係，符監生也就駭倒了，不得不聽他鋪擺。比時其錢很用了幾千，牢內些老犯時常鬧他的方，鋪了一道還嫌少了，要他鋪二道，可憐符監生又痛錢，又受苦，一夜捶胸頓足，哭曰：「詎符治才坐禁監，珠泪雙垂，自幼兒娘生下，未吃者虧。」老犯云：豈止你吃虧，我們都吃過的。走者步，好運脚，勾絞五鬼，一家人害病疾，又惹是非。怎講運限上的話，誰叫你做謀財害命的事，唉呀，老犯哥，謀人財以

廢命，狠心狗肺，我豈是那等人，自甘罪魁。你全不貪財，你那家又是怎發起的。我雖然發點家良心，未昧都由那勤儉中，才把家肥。你那家財怕由刻薄盤算來的，不盡從勤儉中來呢。這都是冤枉話，不在其位，實屬是本分財，未作非為。我們你的，是不是冤枉那鋪籠錢，還是要過的，趕快拏來。老犯哥，莫將我苦苦頭兒，銀與錢，即或有一時難歸，我們者都為頭兒，那有你們在鄉間有錢借，有田佃，言莫威逼，摧人命，豈得無罪。老哥哥，少弟弟，各把德培。我們德到，是真，你還要點錢與我，不過運氣乖，年將不對，才遭此冤屈事。錢用幾堆。可憐你的錢磨水用，都是捨不得的，今日怎們捨得者。於靜，只得焚香告天，求神解冤，以脫其罪。夜夜如是，已經一月有餘。

宣言不幸
一夜夢神云云符生遭冤休埋怨那有無故受牽連爲人貪刻太
奸險久已干怒於上天銀錢知積不知散禍害及身往外撇將這
來由向官嘆孽錢用完命可延符生問道殺人者是誰神與他一
擊醒來哭啼不已口口聲聲只怨自己錯了悔好悔呀一日太爺
因案許久未結又被婦王二娘有一子名喬保流落在外久未歸
家被人刁唆說是他兒脚板因販藥材落他家就是者們不見了
符生上稟帖咬住符監生也想搗他的錢太爺想這案未結不
動靜也說味話昧有禁子前來問他那符監生在監你該也聽見他些
自己錯了不知何故太爺又提出問胆大犯生自己失悔錯了然

何此案不招監生跪在法堂上哭泣訴道 尊聲太爺把怒息細

聽犯生叙端的好好從直招來招此橫事有道理錯於當初悔後

遲誰個教你做此事如今悔也事到於今不得已說出真是擦臉

皮你要招才自從人把稟帖遞牽連在案好慘悽本縣審的未寬

証任是有口難分訴刑罰受盡難結局非是打你你不知此事從

何起太爺叫我從何叙來歷銀了批了三千幾案卷未了怎下席

用銀錢你傷心嗎是你自己討得的每夜焚香把冤洗哭告天神與地祇起心動念

神靈喻昨夜一夢甚稀奇你對神訴冤神人與你報個罵我有錢

只顧己全不施捨把善積哦你才是才降禍事到家裡家業敗盡

乃安逸你糊說本縣今我問冤手神不語將我擊醒竟分離太爺

宣講福報 卷四 雙報應

千錯萬錯是我錯。自恨有錢不周急。橫事皆屬自惹的。禍到頭來悔不及。復望青天恩垂庇。早救犯生出污泥。監生哭訴一番。太爺見他道出弊病。悔過情真。也不追究。發票通緝。命他給路費銀子五十兩。撥數名差。單講內有二人。一名劉吉。只有父在。一名蔣才。只有母在。二人四下查訪。自五月出外。逢州過縣。訪至年邊。並無下落。只得回縣繳票。太爺見案未拏活。將他各打四十。又發銀子五十兩。即日出城。案若不活。不准回縣。劉吉叫道。夥計。這案怎樣得活。我想四川於今宣講勸人。第一盡孝爲先。想我父六十多了。你母也六十來了。不如將銀子分了。各拏回家奉親。我們出門打蓮花開。唱些勸世文。一則討些錢。可以度日。二則勸化些人。可

以削過。豈不兩全其美。况做好事。自有神助。或者此案定能得活。二人商量停妥。各回家辭別父母。一同出門。一日走在鄉場茶館吃茶。見得兩個老漢上席吃茶。一個說我側近那張牛兒與張吳氏通姦。日後犯了。鄰近都要拖累。一個說休管他的。劉吉聽得就問道。尊年高姓。老漢道姓何。劉吉道。時才說張吳氏在那里住。叫甚麼名字。何老漢見是差人。也就不說。各自去了。劉吉蔣才道。可惜這個好事走脫了。我們明日下鄉打蓮花開。弄得財喜也好過年。第二日下鄉。走了幾家。不覺來至伊門首。唱了一遍。只見何老漢出來問道。你們曉得勸世文有勸孝的。沒得。劉吉說有。老漢把他叫在一邊說道。我有兄弟。全不孝。母親請你唱首好勸孝文。把

宣言不幸
他勸轉我攜升米你劉云叫他出來我們唱老漢假喊兄弟出外有事劉吉二人唱道父母恩德如天大人子何不自打捧自從懷胎到婚嫁父母養育難報答一月懷胎心稍下二月懷胎足手爛三月茶飯難吞下四月頭昏眼又花五月形骸都變化六月腹內長頭髮七月娘瘦如刀割八月不敢走人家九月行動就心大十月臨盆好慘殺一陣痛來自害怕二陣痛來泪沔沙一見孩兒產地下父母忘憂笑噴噴自此刻刻把心望撫養未敢忘却他一歲帶在娘懷要二歲就往地下扒三歲漸漸說得話四歲放潑多咧哪五歲與兒結婚姪六歲提防出痘癩七歲讀書送學下八歲習禮學問答九歲十歲憂心大十一二歲恐有差十三四歲身

長大十五六歲防心花十七八歲忙婚嫁看看父母白了髮未接親時孝還罷既接親時忘爹媽夜半捫心想一下報答心腸在那塔勸君早把賬還下富貴重重享榮華老漢之弟聽了不覺天良發現因說道這樣想來我們於平素在父母前大有錯處好已後再不孝親天神鑒察說罷進屋去了何老漢見弟回心對劉吉道相煩你勸待我攜米來劉吉說不要米但問昨日街上說姪姦孀娘是你老漢說的你必知到始末原由叫甚麼子名諱老漢道說道說你莫亂言此人名叫張牛兒就在下邊梨子園座你各去訪虛實劉吉叫道夥計此去唱戒淫文窺他的動靜二人走至門前劉吉唱道孽海茫茫深無底勸人莫爲色所迷雖是美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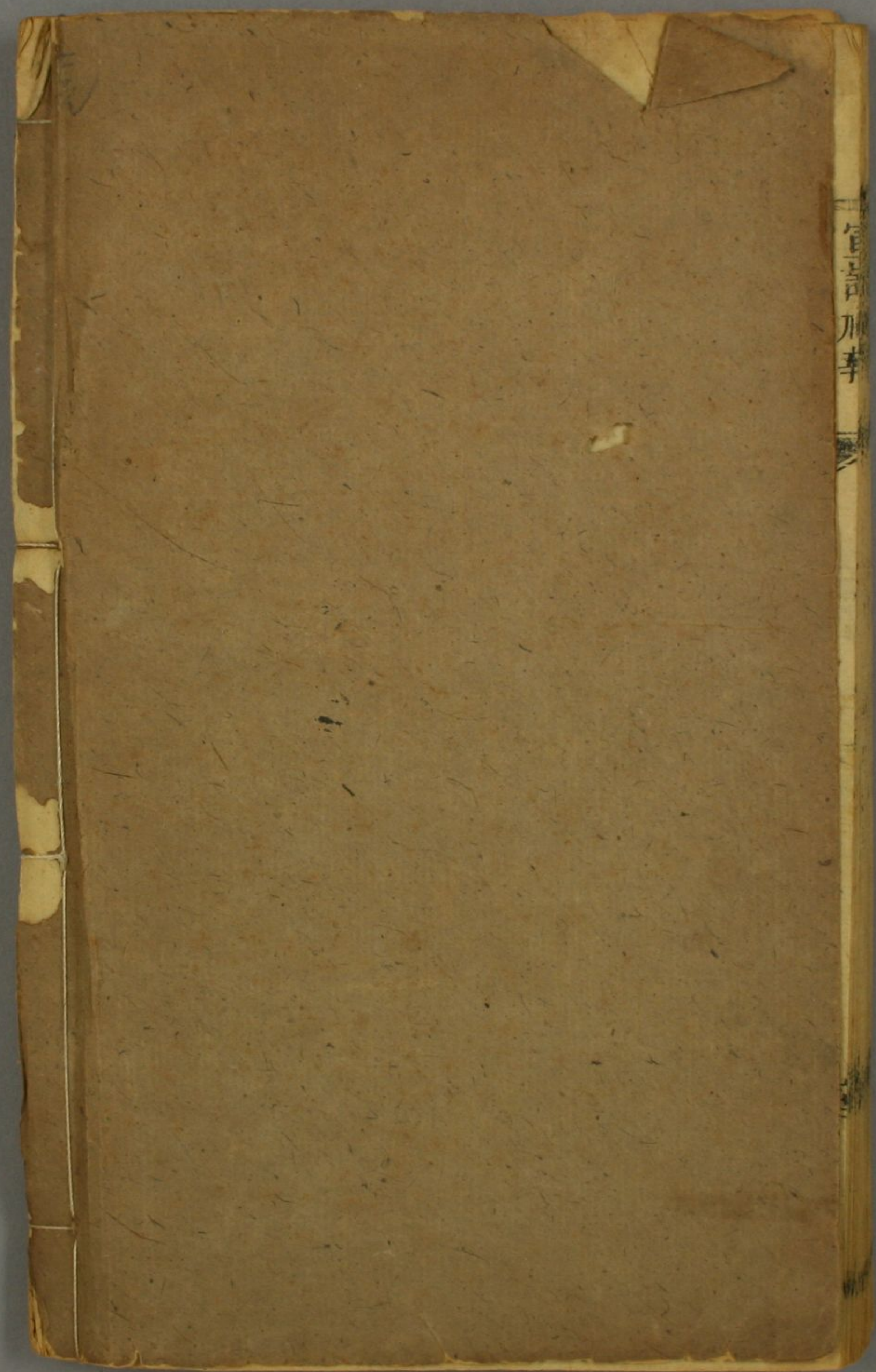
人喜上有皇天不可欺。如今世人不明理，鑽穴踰牆壞心機。○士子好色詩書棄，終身不能步雲梯。農夫好色荒田地，庄家缺收定受飢。工匠好色懶做藝，錢難存積請者稀。商賈好色謀不遂，任你撻算枉淘力。富者好色家業棄，貴者好色失朝衣。貧者好色窮到底，賤者好色不發籍。報應原是循環理，天道默默有轉移。也有犯姦把命抵，也有中毒染病疾。也有兒女當娼妓，也有妻媳去還席。也有兒孫不爭氣，也有無嗣絕後裔。不信但把古人比，誰個好色得清吉。安國好色姦鄰女，金榜除脫名第一。陳生好色施巧計，暗做雷公着花衣。劉大好色曾販米，數日落頭好慘悽。勤正好色遠逃避，冤尾相纏不分離。看來美色如刀利，殺人不見血。染衣奉勸。

世人早回避，禍到臨頭悔不及。何不將人來比己，誰個莫得姐和妻。早出迷途回心意，自然福壽滿門楣。有一少年聽了此文道，唱到唱得好，中間有些古人你講得來否。劉吉云：講得來，第一個是上子名叫張安國，入學後姦一處女，女母知將女打死。安國後下圍場主考，見文章好，要中解元。主考忽昏迷，即醒看時，其卷已碎。發榜後告於安國，回家三日而死。第二是農夫名陳生，家業頗富，乃是單身人，欲姦鄰婦不從。一日天下雨，雷陳生身穿花衣裝做雷入於鄰家，打死親夫。鄰婦不知其情，後陳生請媒娶為己妻。一日婦開箱見花衣，問其故。陳生道其情弊，後婦抱衣告官。陳生立斬家盡歸此婦。第三是商賈名叫劉大，山東天乾劉大販米去賣。

婦女受飢劉大淫人婦女每次給米一升淫者無數後回家見長髮黑面人手執一牌上寫立斬犯人三日後頭落而死第四是工匠名叫王勤正與一婦通姦心想利逃恐親夫追趕後婦用計私將夫謀死勤正聞之大驚欲私逃江山縣去做手藝方離七里外入店中吃飯店主打兩盤王勤正問其故店主言你身側披髮一人也要吃飯勤正知冤鬼纏身各自投縣認罪其婦一同正法少年聽得這些報應正中心機因說道我平生好色全無報這都是嚇人的我總不信那些劉吉道莫說無報日子未到既然不信可施幾文錢少年說錢到有還未鑄劉吉二人未尋倒根由也就去了是夜二更後走至壩子邊去探消息腳踏竹杆一响聽得婦人

言道你不必駭我有人替你受罪就是了。我明年與你做幾天齋。差人聞言此話必有來歷喊他開門嚇他一嚇敵住喊叫少年才把門開了劉吉取鍊子來嚇他道你水火發了知不知到呢少年道掣來自己套犯了事各人明白這也是冤魂不散惡貫滿了劉吉尚不知情因假意道你從直招來免得吃虧少年將通姦之事謀死親夫叔父狗啣人脚情由細說一遍劉吉二人纔知案辦活了。喜不自勝遂押送縣中太爺審實情由即時申文又問劉吉二人怎麼辦活二人道盡孝唱勸世文的感應太爺道你二人知道報本勸世又辦活此案各賞總班一名賜錢四十千文回文轉張牛兒與吳氏對面剥皮示眾才將符監生放回連拖兩年滿衙門

官部附錄
三
人都弄他的錢家業至此盡空從此案看來人巧於機謀天巧於
報施犬啣此腳獨至伊屋後並又埋於土中正感應篇云取不義
之財者則有水火盜賊病疾口舌以當之又有張牛兒不用夾棍
梭子實情盡吐出此謂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世人
何不除去首惡多行好事代天補缺陷萬禍雪消以得善報豈不
美哉



官
部
加
奉